

血

證

論

血證論原敘

先君子體羸善病故海早歲即習方書有恙輒調治之癸酉六月驟得吐血繼復轉為下血查照各書施治罔效延請名宿仍無確見大約用調停之藥以俟病衰而已因此徧覽方書每於血證嘗三致意時里中人甚誦鄉先輩楊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證不傳之秘門下鈔存私為鴻寶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購求僅得一覽而其書議論方藥究亦未能精詳以之治病卒鮮成效乃癸然自返寢饋於內經仲景之書觸類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證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

而荆妻馮氏又得血疾親制方劑竟獲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於天下苟有一材一藝稍足補救於當時而又吝不忍傳陋哉爰將失血之證精微與義一一發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補前賢所未備務求理足方效不為影響之談書成自顧而轉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壽也然猶幸此書之成可以救天下後世也時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重九後一日容川唐宗海自敘

凡例

一血證自古絕少名論故是書條分縷析務求精詳間有煩文冗字意取明顯故不刪削

一時賢論及血證率多影響是書獨從內難仲景探源而出發揮盡致實補唐以下醫書之所不逮故除引經之外餘無採錄亦間有一二暗合者皆係偶同並非掠美識者鑒之

一是書分別門類眉目極清即不知醫者臨時查閱無不了然最便世用之書

一是書議論多由心得然其發明處要皆實事實理有憑有驗

或從古聖引伸或從西法參得信而有徵之說也並非杜撰可比

一是書單為血證說法與雜證不同幸勿執彼例此亦幸勿以此議彼

一是書單論血證外有中西醫判六經方證通解兩書嗣出始於雜證推闡無遺容後刊出再求賞析

血證論目錄

第一卷總論六條

陰陽水火血氣論

男女異同論

臟腑病機論

脈證生死論

用藥宜忌論

本書補救論

第二卷血上干證治十四條

吐血

嘔血

咯血

唾血

欬血

鼻衄

腦衄

目衄

耳衄

齒衄

舌衄

大衄

零腥

吐膿

第三卷血外滲證治七條

血汗

血箭

血痣

血瘰

瘡血

刀傷血

跌打血

第四卷血下泄證治六條

便血

便膿

尿血

月經血

崩帶

產血

第五卷血中瘀證治五條

瘀血

蓄血

血蟲

血腫付

經閉

胎氣

第六卷失血兼見諸證

癆瘵

欬嗽

發熱

厥冷

寒熱

出汗

發渴

心煩

臥寐

夢寤

喘息

呃噦

痰飲

痞滿

積聚癥瘕

腫脹

怔忡

驚悸

健忘

恍惚

癲狂見鬼

眼目

目黃出火見鬼
昏花目珠紅

暈痛

耳病

口舌

咽喉

聲音

腹痛

痿廢

遺精

痺痛

淋濁

便閉

瀉泄

飲食

感冒

瘧掣

拘急

暑疫

食復

勞復 怒復

時復

房勞復

附抱兒癆論

第七卷方解

古今方共七十五條

第八卷方解

古今方共九十三條

道方續補

血證論一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陰陽水火氣血論

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為氣火即為血何以言水即為氣哉氣著於物即化為水是明驗也蓋人身之氣外充皮毛內走腸胃上出口鼻下吸關元關元在膀胱腎間氣之根蒂也腎為水臟膀胱為水府氣即水中之陽隨太陽經脈布護於外則為衛氣上交於肺則為

一。言。言。一。
呼。吸。五。臟。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氣。而。已。然。氣。生。於。水。即。能。化。
水。水。化。於。氣。亦。能。病。氣。氣。之。所。至。水。亦。無。不。至。焉。故。太。陽。之。氣。
達。於。皮。毛。則。為。汗。氣。挾。水。陰。而。行。於。外。者。也。太。陽。之。氣。上。輸。於。
肺。膀。胱。腎。中。之。水。陰。即。隨。氣。升。騰。而。為。津。液。是。氣。載。水。陰。而。行。
於。上。者。也。氣。化。於。下。則。水。道。通。而。為。溺。是。氣。行。水。亦。行。也。設。水。
停。不。化。外。則。太。陽。之。氣。不。達。而。汗。不。得。出。內。則。津。液。不。生。痰。飲。
交。動。此。病。水。而。即。病。氣。矣。又。有。肺。之。制。節。不。行。氣。不。得。降。因。而。
癢。閉。滑。數。以。及。腎。中。陽。氣。不。能。鎮。水。為。飲。為。瀉。不。一。而。足。此。病。
氣。即。病。水。矣。總。之。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即。是。治。水。治。水。即。是。

治氣是以人參補氣實。則甘寒滋潤。大生水津。津液充足。而肺
金腴潤。肺主氣。其葉下垂。以納氣。得人參生津以補肺。故氣得
所補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
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氣。蓋津液足。則胃上輸肺。肺得潤養。
其葉下垂。津液又隨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臟戴澤。莫不順利。
而濁陰全消。亢陽不作。肺之所以制節五臟者如此。設水陰不
足。津液枯竭。上則痿軟無水以濟之也。下則閉結制節不達於
下也。外則蒸熱。水陰不能濡於肌膚也。凡此之證。皆以生水為
治法。故清燥救肺湯。生津以補肺氣。豬苓湯。潤利以除痰氣。都

氣丸補水以益腎氣。即如發汗所以調衛氣也。而亦戒火攻以傷水陰。故用白芍之滋陰。以啟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觀之。可知滋水即是補氣。然補中益氣湯。六君子腎氣丸。是皆補氣之方也。何以絕不滋水哉。蓋無形之水。陰生於下。而濟於上。所以奉養是氣者也。此水則宜滋有形之水。質入於口。而化於下。所以傳導是氣者也。此水則宜瀉。若水質一停。則氣便阻滯。故補中湯用陳朮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腎氣丸亦用利水之藥。以佐桂附。桂附以氣藥化水。苓澤即以利水之藥以化氣。真武湯尤以朮苓利水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

治氣與滋水之陰。即以補氣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則水陰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並能發汗退熱。以水邪去。則水陰布。故也。然水陰不滋。則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達津液。而即能下調水道。總見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能知此者。乃可與言調氣矣。何以言火。即為血哉。血色赤大之色也。大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為陽。而生血之陰。即賴陰血以養。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內藏於肝。寄居血海。由衝任帶三脈行達周身。以溫養肢體。男子則血之轉輸。無從胡驗。女子則血之轉輸。月事時下。血下注於血海。

之中心火隨之下。濟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無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是血病即大病矣。治法宜大補其血。歸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諸藥四物湯。所以用白芍。天王補心湯。所以用二冬。歸脾湯。所以用棗仁。仲景炙甘草湯。所以用寸冬。阿膠。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黃湯。四生丸。則又以大瀉火熱為主。是火化太過。反失其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補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湯。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參養榮湯。所

以用遠志肉桂。以補心火。皆是補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痺者。則用桂枝細辛艾葉乾薑等。稟受火氣之藥。以溫達之。則知治火即是治血。血與火原屬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夫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繫。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欬血。必兼痰飲。血虛則精竭。水結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

水道。心主血脈。又並域而居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亦相倚而行。一陰一陽。互相維繫。而況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氣為陽。氣盛即為火。盛血為陰。血虛即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後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

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生於腎水。而上主於肺。其間運行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係先天人之初胎。以天生後。天人之既育。以後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於脾。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故治血者。

必治脾為主。仲景炙甘草湯。皆是此義。以及大黃下血。亦因大黃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黃生血。亦因地黃秉土之潤。而大滋脾燥故也。其餘參芪運血統血。皆是補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為主。乃為有要。至於治氣。亦宜以脾為主。氣雖生於腎中。然食氣入胃。脾經化水。下輸於腎。腎之陽氣。乃從水中蒸騰而上。清氣升而津液四布。濁氣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猶地有江河。以流其惡也。津液上升者。猶土膏脈動而雨露升也。故治氣者。必治脾為主。六君子湯和脾利水。以調氣。真武湯扶脾鎮水。以生氣。十棗陷胸等湯。攻脾奪水。以通氣。此去水邪以

補氣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壯火食氣。則用人參滋脾以益氣。花粉清脾以和氣。凡治氣者。亦必知以脾為主。而後有得也。李東垣治病。以氣為主。故專主脾胃。然用藥偏於剛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則宜滋。氣分不可留水。邪氣分亦不可無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為主。故用藥偏於寒涼。不知病在火藏。宜寒涼。病在土臟。宜甘緩也。此論不專為失血立說。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後於調氣和血無差爽云。

男女異同論

參看經血胎產門

世謂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因謂男子血貴。女子血賤。並謂男子之血與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無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無月信哉。蓋女子主血。血屬陰。而下行其行也。氣運之而行。子無月信。蓋女子主血。血屬陰。而下行其行也。氣運之而行也。女子以血為主。未常不賴氣以運。血氣即是水。前論已詳。氣血交會之所在。臍下胞室之中。男子謂之丹田。女子謂之血室。實則肝腎所司。氣與血之總會。氣生於水。而化水。男子以氣為

主故血入丹田亦從水化而變為水以其內為血所化故非清
水而極穠極稠是之謂腎精女子之氣亦仍能復化為水然女
子以血為主故其氣在血室之內皆從血化而變為血是之謂
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氣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經前
後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嘗不借氣分之水以引動
而運行之也知此則知男子之精屬氣屬水而其中未嘗無血
無火且知女子之經屬血屬火而其中未嘗無氣無水是以男
子精薄則為血虛女子經病則為氣滯也問曰男子主氣女子
主血其中變化誠如茲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經男子何

以不行經。荅曰：經血者，血之餘也。夫新故乘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虧，海有潮汐。女子之血，除舊生新，是滿則溢，盈必虧。之道。女子每月則行經一度，蓋所以洩血之餘也。血主陰而下。行所以從下洩，而為經血。至於男子，雖無經可驗，然亦必洩。其餘男子以氣為主，氣主陽而上行，故血餘不從下洩，而隨氣上行，循衝任脉，上繞唇頤，生為鬚鬚。元鬚鬚者，即所以洩血之餘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遂無鬚鬚；男子有鬚鬚，下遂無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異，只此分別而已。夫世謂男女血迴不侔，豈知變化之道哉？夫必明氣血水火變化運行之道，始可治氣血水。

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為血不循經。在女子雖無崩帶。亦不受胎。男子雖無吐衄。亦不榮體。至失常之至。則女子未有不崩帶。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貴調經。男子亦貴調經。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帶。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論耳。然使女子吐衄。則亦與男子無殊。男子下血。則亦與崩帶無異。故是書原非婦科。而於月經胎產。尤為詳悉。誠欲人觸類引伸。於治血庶盡神歟。又曰。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換。除舊生新。舊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機。凡為醫者。皆知破血通經矣。獨於男女吐衄之

證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則新血斷無生理。觀月信之去舊生新。可以知之。即瘡科治潰。亦必先化腐而後生肌。腐肉不化。則新血亦斷無生理。且如有膿管者。必爛開腐肉。取去瘀骨而後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補血。何異治瘡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蓋瘀血去。則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間初無間隔。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此時新血已萌動於血海之中。故受孕焉。非月信已下多時。然後另生新血也。知此。則知以去瘀為生新之法。並知以生新為去瘀之法。生血之機。有如此者。而生血之原。

則又在於脾胃。經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今且舉一可見者言之。婦人乳汁即脾胃飲食所化。乃中焦受氣所取之汁也。婦人乳子則月水不行。以此汁既從乳出。便不下行。變血矣。至於斷乳之後。則此汁變化而赤。仍下行而為經。血人皆知。催乳須補脾胃。而不知滋血。尤須補脾胃。益血即乳也。知催乳法。便可知補血法。但調治脾胃。須分陰陽。李東垣後重脾胃者。但知宣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穀固不化。脾陰不足。水穀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飯。釜底無火。固不熟。釜中無水。亦不熟也。予親見脾不思食者。用溫藥而反減。用涼藥而

反快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多。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轉少。則以有宜不宜耳。是故宜補脾陽者。雖乾薑附子轉能生津。宜補脾陰者。雖知母石膏反能開胃。補脾陽法。前人已備言之。獨於補脾陰。古少發明者。予特標出。俾知一陰一陽未可偏廢。

補脾陰以開胃進食。乃吾臨證悟出。而借傷寒論存津液三字為據。此外固無證據也。書既成。後得泰西洋人醫法五種。內言胃之化穀。乃胃汁化之。并有甜肉汁。苦胆汁。皆入腸胃化穀。所謂汁者。即予所謂津液也。西醫論臟腑多言物而遺理。如此條

者實指其物而尚不與理相背。適足以證予所論。故並志之。

臟腑病機論

臟腑各有主氣。各有經脈。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見證之不同。有一臟為病而不兼別臟之病者。單治一臟而愈。有一臟為病而兼別臟之病者。兼治別臟而愈。業醫不知臟腑則病原莫辨。用藥無方。烏覩其能治病哉。吾故將臟腑大旨論列於後。庶幾於病證藥方得其門徑云。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蓋心為火臟。燭照事物。故司神明。神

有名而無物。即心中之火氣也。然此氣非虛懸無着。切而指之。乃心中一點血液。湛然朗潤。以含此氣。故其氣時有精光發見。即為神明心之能事。又主生血。而心竅中數點血液。則又血中之最精微者。乃生血之原泉。亦出神之淵海。血虛則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火擾其血。則懊懣。神不清明。則虛煩不眠。動悸驚惕。水飲剋火。心亦動悸。血攻心。則昏迷。痛欲死。痰入心。則癲。火亂心。則狂。與小腸相為表裡。遺熱於小腸。則小便赤澀。火不下交於腎。則神浮夢遺。心之脈上挾咽喉。絡於舌本。實火上壅。為喉痺。虛火上升。則舌強不能言。分部於胸前。火結則為

結胸為痞。為火痛。火不宣發。則為胸痺。心之積曰伏梁。在心下。大如臂。病則臍上有動氣。此心經主病之大旨也。

包絡者。心之外衛。心為君主之官。包絡即為臣。故心稱君。火。包絡稱相。火。相。心。經。宣。布。火。化。此。心。之。能。事。皆。包。絡。為。之。見。證。治。法。亦。如。心。臟。

肝為風木之臟。膽寄其間。膽為相火。木生火也。肝主藏血。血生於心。下行胞中。是為血海。凡周身之血。總視血海為治。亂血海不擾。則周身之血無不隨之而安。肝經主其部分。故肝王藏血焉。至其所以能藏之故。則以肝屬木。木氣沖和條達。不致遏鬱。

則血脈得暢。設木鬱為火。則血不和。火發為怒。則血橫決。吐血錯經。血痛。諸證作焉。怒太甚則狂。火太甚則頰腫面青。目赤頭痛。木火剋土。則口燥泄痢。饑不能食。回食逆滿。皆係木鬱為火之見證也。若木挾水邪上攻。又為子借母勢。肆虐脾經。痰飲泄瀉嘔吐頭痛之病。又作矣。木之性主於疎。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疎泄之。而水穀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疎泄水穀。滲瀉中滿之證。在所不免。肝之清陽。即魂氣也。故又主藏魂。血不養肝。火擾其魂。則夢遺不寐。肝又主筋。瘕癥囊縮。皆屬肝病。分部於季脇少腹之間。凡季脇少腹疝痛。皆責於肝。其經

名為厥陰。謂陰之盡也。陰極則變陽。故病至此。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血分不和。尤多寒熱并見。與少陽相表裡。故肝病及膽。亦能吐酸嘔苦耳聾目眩。於位居左。多病左脇痛。又左脇有動氣。肝之主病。大畧如此。

膽與肝連。司相火。膽汁味苦。即火味也。相火之宣布在三焦。而寄居則在膽府。膽火不旺。則虛怯驚悸。膽火太亢。則口苦嘔逆。目眩耳聾。其經繞耳故也。界居身側。風火交煽。則身不可轉側。手足抽掣。以表裡言。則少陽之氣內行三焦。外行腠理。為榮衛之樞機。逆其樞機。則嘔吐胸滿。邪客腠理。入與陰爭。則熱出與

陽爭則寒。故痿疾少陽主之。虛勞骨蒸亦屬少陽。以榮衛腠理之間不和。而相火熾甚故也。相火挾痰則為癩癩。相火不戢則肝魂亦不甯。故煩夢遺精。且膽中相火如不亢烈則為清陽之木氣。上升於胃。胃上得其疎達。故水穀化充。烈則清陽遏鬱。脾胃不和。胸脇之間骨盡處。乃少陽之分。病則其分多痛。經行身之側痛則不利。屈伸。此膽經主病之大畧也。

胃者倉廩之官。主納水穀。胃火不足則不思食。食入不化。良久仍然吐出。水停胸膈。寒客胃中。皆能嘔吐不止。胃火炎上則飢不能食。拒隔不納。食入即吐。津液枯竭。則成膈食。糞如羊屎。火

甚則結鞭。胃家實則譫語。手足出汗。肌肉潮熱。以四支肌肉皆中宮所主故也。其經行身之前。至面上表證。目痛鼻乾。發瘧不能仰。開竅於口。口乾咽痛。氣逆則噦。又與脾相表裡。遺熱於脾。則從濕化。發為黃痺。胃實脾虛。則能食而不消化。主燥氣。故病陽明。總係燥熱。獨水泛水結。有心下如盤等證。乃為寒病。胃之大畧。其病如此。

脾稱濕土。土濕則滋生萬物。脾潤則長養臟腑。胃土以燥納物。脾土以濕化氣。脾氣不布。則胃燥而不能食。食少而不能化。譬如釜中無水。不能熟物也。故病膈食。大便難。口燥唇焦。不能生

血虛火旺發熱盜汗。若濕氣太甚則穀亦不化。痰飲瀉泄腫脹腹痛之證作焉。濕氣挾熱則發黃發痢腹痛。狀熱手足不仁。小水赤澀脾積名曰痞氣。在心下如盤。脾病則當臍有動氣。居於中洲主灌四旁。外合肌肉。邪在肌肉則手足蒸熱汗出。或肌肉不仁。其體陰而其用陽。不得命門之火以生土則土寒而不化。食少虛羸土虛而不運不能升達津液以奉心。化血滲灌諸經。經云脾統血。血之運行上下全賴乎脾。脾陽虛則不統血。脾陰虛又不能滋生血脈。血虛津少則肺不得潤養。是為土不生金。益土之生金。全在津液以滋之。脾土之義有如是者。

肺為乾金象天之體。又名華蓋。五臟六腑受其覆。胃凡五臟六腑之氣皆能上薰於肺。以為病。故於寸口肺脈可以診知。五臟六腑之令主行制節。以其居高清肅下行。天道下際而光明。故五臟六腑皆潤利而氣不亢。莫不受其制節也。肺中常有津液潤養其金。故金清火伏。若津液傷則口渴氣喘。癰痿欬嗽。水源不清而小便澀遺熱大腸而大便難。金不制木則肝火旺。火盛刑金則蒸熱喘欬吐血癆瘵。並作皮毛者。肺之合也。故凡膚表受邪皆屬於肺。風寒襲之則皮毛洒淅。容於肺中則為肺脹。為水飲衝肺。以其為嬌臟。故畏火亦畏寒。肺開竅於鼻。主呼吸。為氣

之總司。蓋氣根於腎。乃先天水中之陽。上出於鼻。肺司其出納。腎為水。肺為天。金水相生。天水循環。腎為生水之原。肺即為制氣之主也。凡氣喘欬息。故皆主於肺。位在胸中。胸中痛屬於肺。主右脇。積曰息。賁病則右脇有動氣。肺之為義。大率如是。腎者水臟。水中含陽。化生元氣。根結丹田。內主呼吸。達於膀胱。運行於外。則為衛氣。此氣乃水中之陽。別名之曰命火。腎水充足。則火之藏於水中者。韜光匿彩。龍雷不升。是以氣足而鼻息細微。若水虛則火不歸元。喘促虛癆。諸證并作。咽痛聲啞。心腎不交。遺精失血。腫滿欬逆。痰喘盜汗。如陽氣不足者。則水泛為

痰。凌心沖肺。發為水腫。腹痛奔豚。下利厥冷。亡陽大汗。元氣暴
脫。腎又為先天主藏精氣。女子主天癸。男子主精。水足則精血
多。水虛則精血竭於體。主骨。骨痿故屬於腎。腎病者膝下有動
氣。腎上交於心。則水火既濟。不交則火愈亢。位在腰。王腰痛開
竅於耳。故虛則耳鳴耳聾。瞳人屬腎。虛則神水散縮。或發內障。
虛陽上泛。為咽痛頰赤。陰虛不能化水。則小便不利。陽虛不能
化水。小便亦不利也。腎之病機。有如此者。

膀胱者。貯小便之器。經謂洲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此指汗出。非指小便。小便雖出於膀胱。而實則肺為水之上源。

上源清則下源自清。脾為水之隄防。隄防利則水道利。腎又為水之主。腎氣行則水行也。經所謂氣化則能出者。謂膀胱之氣。載津液上行外達。出而為汗。則有雲行雨施之象。故膀胱稱為太陽經。謂水中之陽達於外。以為衛氣。乃陽之最大者也。外感則傷其衛陽。發熱惡寒。其經行身之背。上頭項。故頭項痛。背痛。角弓反張。皆是太陽經病。皮毛與肺合。肺又為水源。故發汗須治肺。利水亦須治肺。水天一氣之義也。位居下部。與胞相連。故血結亦病水。水結亦病血。膀胱之為病。其畧有如此。三焦者有名而無象。乃統軀殼之內。合上中下三停。而總名之。

曰三焦。夫既無定位，何以必存其名哉？蓋三焦實有主氣，如太虛之中，皆積氣也。知太虛非虛，則知三焦亦非虛名矣。氣之根在腎，為命火，充於三焦，異其名曰相火。三焦之氣，即是命火之氣。其所以為決瀆之官者，蓋膀胱司有形之水，水無氣則不行，必得三焦之火以化之，而後決瀆通快。三焦相火又游行於腠理之間，故腠理生熱發寒，亦治三焦。

小腸受盛之官，變化出焉。上接胃府，下接大腸，與心為表裡。遺熱則小水不清，與脾相連屬。土虛則水穀不化，其部分上與胃接，故小腸燥屎多，借胃藥治之。下與肝相近，故小腸氣痛多借

肝藥治之。

大腸司燥金喜潤而惡燥寒則滑脫熱則秘結泄痢後重痔漏下血與脾相表裡故病多治肺以治之與胃同是陽明之經故又多借治胃之法以治之。

以上條列皆臟腑之性情部位各有不同而主病亦異治雜病者宜知之治血證者亦宜知之臨證處方分經用藥斯不致南轅北轍耳。

脈證死生論

醫者所以治人之生者也。未知死焉。知生知死之無可救藥。則凡稍有一毫之生機。自宜多方調治。以挽回之。欲辨死生。雖明脈證。高士宗以吐血多者為絡血。吐血少者為經血。謂吐多者病輕。吐少者病重。而其實經散為絡。絡散為孫絡。如幹發為枝。枝又有枝。要皆統於一本也。以經絡之血分輕重。實則分無可分。醫旨又謂外感吐血易治。內傷吐血難療。三指禪謂齒衄最輕。鼻衄次之。嘔吐稍重。欬咯唾血為最重。謂其病皆發於五臟。而其血之來最深。不似嘔吐之血。其來出於胃間。猶淺近也。此如仲景近血遠血之義。以此分輕重。於理尚不差謬。第鼻衄嘔

吐血雖近而輕。而吐衄不止。亦有氣隨血脫。登時即死者。然咯
唾血雖遠而重。亦有一哈便出。微帶數口。不藥可愈者。仍不可
執以定死生矣。夫載氣者血也。而運血者氣也。人之生也。全賴
乎氣。血脫而氣不脫。雖危猶生。一線之氣不絕。則血可徐生。復
還其故。血未傷而氣先脫。雖安必死。以血為魄。而氣為魂。魄未
絕。而魂先絕。未有不死者也。故吾謂定血證之死生者。全在魄
氣之平否。吐血而不發熱者。易愈。以榮雖病。而衛不病。陽和則
陰易守也。發熱者難治。以血病氣亦蒸。則交相為虐矣。吐血而
不欬逆者。易愈。欬為氣嗆。血傷而氣不嗆。是腎中之水能納其

氣以歸根。故易愈。若欬不止。是血傷火灼。腎水枯竭。無以含此真氣。故上氣欬逆為難治。再加喘促。則陽無所附矣。大便不溇者。猶有轉機。可用滋陰之藥。以養其陽。若大便溇。則上越下脫。有死無生。再驗其脈。脈不數者。易治。以其氣尚平。脈數者。難治。以其氣太疾。浮大草數。而無根者。虛陽無依。沉細澀數。而不緩者。真陰損失。皆為難治。若有一絲緩象。尚可挽回。若無緩象。或兼代散。死不治矣。凡此之類。皆是陰血受傷。而陽氣無歸。故主不治。若陰血傷。而陽氣不浮越者。脈雖虛微遲弱。亦不難治。但用溫補。無不回生。蓋陽虛氣弱者。易治。惟陰虛氣不附者。為難。

治所謂血傷而氣不傷者。即以氣之不傷而知其血尚未盡損。故氣猶有所歸附而易愈也。氣之原委。吾於水火血氣論已詳言之。參看自見。

用藥宜忌論

汗吐攻和為治雜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證。則有宜不宜。傷寒過汗。傷津液。吐血既傷陰血。又傷水津。則水血兩傷。恭然枯骨矣。故仲景於衄家。嚴戒發汗。衄忌發汗。吐咯可知矣。夫脈潛氣伏。斯血不升。發汗則氣發洩。吐血之人。氣最難斂。發洩不已。血隨

氣溢而不可遏。抑故雖有表證。止宜和散。不得徑用麻桂羌獨。果係因外感失血者。乃可從外表散。然亦須斂散兩施。毋令過汗。亡陰。蓋必知血家忌汗。然後可商取汗之法。至於吐法。尤為嚴禁。失血之人。氣既上逆。若見有痰涎而復吐之。是助其逆勢。必氣上不止矣。治病之法。上者抑之。必使氣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氣。順其胃氣。納其腎氣。氣下則血下。血止而氣亦平。復血家最忌是動氣。不但病時忌吐。即已愈後。另有雜證。亦不得輕用吐藥。往往因吐便發血證。知血證忌吐。則知降氣止吐。便是治血之法。或問血證多虛。汗吐且有不可則攻下更當忌。

矣。予曰不然。血之所以。上者。以其氣騰溢也。故忌吐汗。再動其氣。至於下法。乃所以折其氣者。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當其騰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勢。仲景陽明證。有急下以存陰法。少陰證。有急下以存陰法。血證火氣太盛者。最恐亡陰。下之。正是救陰。攻之不啻補之矣。特下之。須乘其時。如實科。久留正氣。已不復支。或大便溏瀉。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可緩緩調停。純用清潤降利。以不違下之之意。斯得法矣。至於和法。則為血證之第一良法。表則和其肺氣。裡者和其肝氣。而尤照顧脾腎之氣。或補陰以和陽。或損陽以和陰。或逐瘀以和血。或瀉

水以和氣。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互用。許多妙義。未能盡舉。四法之外。又有補法。血家屬虛。癆門未有不議補者也。即病家亦喜言補。諸書重補者。尤十之八九。而不知血證之補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氣不去而補之。是關門逐賊。瘀血未除而補之。是助賊為殃。當補脾者。十之三四。當補腎者。十之五六。補陽者。十之二三。補陰者。十之八九。古有補氣以攝血法。此為氣脫者說。非為氣逆者說。又有引火歸元法。此為水冷火泛者立說。非為陰虛陽越者立說。蓋失血家如火未發。補中則愈。如火已發。則寒涼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真陰。惟以甘寒。

滋其陰而養其陽。血或歸其位耳。血家用藥之宜忌。大率如是。知其大要而後細閱全書。乃有把握。

本書補救論

世之讀朱丹溪書者。見其多用涼藥。於是廢熱藥。貽誤不少。而丹溪不任咎也。蓋丹溪之書。實未常廢熱藥。世之讀陳修園書者。見其多用熱藥。於是廢涼藥。為害尤多。而修園不任咎也。蓋修園之書。實未嘗廢涼藥。兩賢立論。不過救一時之偏明。一己之見。世之不善讀者。得其所詳。忽其所畧。豈知兩賢所略。

亦曰人所已詳。吾固不必詳焉耳。初何嘗廢熱不言哉。即如予作此書。亦多用涼藥。少用熱藥。然非棄熱藥而不用。特以血症宜涼者多。非謂血症全不用熱藥也。予於每條當用熱藥者。未嘗不反覆言之。慎毋誤讀是書。而有偏重涼藥之弊。總在分別陰陽審症處。方斯無差忒。又予是書為血症說法。與雜症不同。況此書以治雜症。固謬若執雜症以攻此書。尤謬讀吾書者。未知流弊若何。吾且為此論先下一針砭。

血證論二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吐血

平人之血暢行脈絡充達肌膚流通無滯是謂循經謂循其經常之道也。一旦不循其常溢於腸胃之間。隨氣上逆於是吐。出。蓋。人。身。之。氣。游。於。血。中。而。出。於。血。外。故。上。則。出。為。呼。吸。下。則。出。為。二。便。外。則。出。於。皮。毛。而。為。汗。其。氣。沖。和。則。氣。為。血。之。帥。血。隨。之。而。運。行。血。為。氣。之。守。氣。得。之。而。靜。謐。氣。結。則。血。凝。氣。虛。則。

血脫氣迫則血走氣不止而血欲止不可得矣。方其未吐之先。血失其經常之道。或由背脊走入膈間。由膈間溢入胃中。病重者。其血之來。辟辟彈指。漉漉有聲。病之輕者。則無聲響。故凡吐血。胸背必痛。是血由背脊而來。氣迫之行。不得其和。故見背痛之證也。又或由兩脇肋走油膜入小腸。重則潮鳴有聲。逆入於胃。以致吐出。故凡失血復多。腰脇疼痛之證。此二者來路不同。治法亦異。由背上來者。以治肺為主。由脇下來者。以治肝為主。蓋肺為華蓋。位在背與胸膈。血之來路。既由其界分。溢出自當。治肺為是。肝為統血之臟。位在脇下。血從其地而來。則又以治

肝為是然。肝肺雖係血之來路。而其吐出實則胃主之也。凡人吐痰吐食。皆胃之咎。血雖非胃所主。然同是吐證。安得不責之於胃。况血之歸宿在於血海。衝為血海。其脈麗於陽明。未有衝氣不逆上而血逆上者也。仲景治血以治衝為要。衝脈麗於陽明。治陽明即治衝也。陽明之氣下行為順。今乃逆吐。失其下行之令。急調其胃。使氣順。吐止則血不致奔脫矣。此時血之原委不暇究治。惟以止血為第一要法。血止之後。其離經而未吐出者。是為瘀血。既與好血不相合。反與好血不相能。或壅而成熱。或變而為癆。或結痂。或刺痛。日久變證未可預料。必亟為消除。

以免後來諸患。故以消瘀為第二法。止吐消瘀之後。又恐血再潮動。則須用藥安之。故以甯血為第三法。邪之所繫。其正必虛。去血既多。陰無有不虛者矣。陰者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耐久。且陽隨而亡。故又以補虛為收功之法。四者乃通治血證之大綱。而綱領之中。又有條目。今并詳於下方云。

一止血。其法獨取陽明。陽明之氣下行為順。所以逆上者。以其氣實故也。吐血雖屬虛證。然係血虛。非氣虛。且初吐時。邪氣最盛。正雖虛而邪則實。試思人身之血。本自潛藏。今乃大反其常。有翻天覆地之象。非實邪與之戰鬥。血何從而吐出哉。故不去

其邪愈傷其正。虛者益虛。實者愈實矣。况血入胃中。則胃家實。雖不似傷寒證。以胃有燥屎為胃家實。然其血積在胃。亦實象也。故必亟奪其實。釜底抽薪。然後能降氣止逆。仲景瀉心湯主之。血多者。加童便。茅根。喘滿者。加杏仁。厚朴。血虛者。加生地。當歸。氣隨血脫。不歸根者。加人參。當歸。五味。附片。有寒熱者。加柴胡。生薑。或加乾薑。艾葉。以反佐之。隨證加減。而總不失其瀉心之本意。則深得聖師之旨。而功效亦大。蓋氣之原在腎。水虛則氣熱。火之原在心。血虛則火盛。火熱相搏。則氣實。氣實則逼血妄行。此時補腎水以平氣。迂濶之談也。補心血以配火。不及之

治也。故惟有瀉火一法。除暴安良。去其邪以存其正。方名瀉心。實則瀉胃。胃氣下泄。則心火有所消導。而胃中之熱氣亦不上壅。斯氣順而血不逆矣。且大黃一味。能推陳致新。以損陽和陰。非徒下胃中之氣也。即外而經脈。肌膚。軀殼。凡屬氣逆於血分之中。致血有不和處。大黃之性亦無不達。蓋其藥氣最盛。故能克而制之。使氣之逆者不敢不順。既速下降之勢。又無遺留之邪。今人多不敢用。惜哉。然亦有病之輕者。割雞馬用牛刀。萬可久。十灰散亦可得效。義取紅見黑即止之意。其妙全在大黃降氣。即以降血。吐血之證。屬實證者。十居六七。以上二方。投之立

效然亦有屬虛屬寒者在吐血家十中一二為之醫者不可不知也。虛證去血太多其證喘促發熱神氣不續六脈細微虛浮散數。此如刀傷出血血盡而氣脈盡危脫之證也。獨參湯救護其氣使氣不脫則血不奔矣。寒證身熱不攝陰陰血因而走溢其證必見手足清冷便溏遺溺脈細遲弱面色慘白唇口淡和。或內寒外熱必實見有虛寒假熱之真情。甘草乾薑湯主之以陽和運陰血。日月一出燭火無光。若熱退而陰血自守矣。然血係陰汁失血則陰虛剛燥之劑乃其所忌。故此法未可輕用。什伯之中亦間有陽不攝陰者醫者不可違次須細心參酌可。

也。以上數法用之得宜。無不立愈。其有被庸醫治壞而血不止者。延日已久。證多雜見。但用已上諸方。未能盡止血之法。審係瘀血不行而血不止者。血府逐瘀湯主之。火重者加黃芩、黃連。痰多者加雲苓、瓜霜、欬逆加杏仁、五味子。冬盜汗身熱加青蒿、冬桑葉、黃柏、牡蠣。喘者加杏仁、蘇子。身痛胸腹滿大便閉為瘀結。加大黃。如欲求詳。參看痰瘀癆熱等門。乃盡其治。又有審病之因而分別以止其血者。治法尤不厭詳。因於酒及煎炒厚味之物者。其證脈數滑。口乾燥。胸中煩熱。大小便不利。宜用白虎湯。加茵陳炒梔。大黃蘗節治之。因於外感者。先見頭痛惡寒發

熱脈浮而緊者為寒犯血分。外束閉而內逆壅。是以吐血。麻黃人參芍藥湯治之。若脈浮而數者為傷風。風為陽邪。宜小柴胡湯。加荆芥防風當歸白芍丹皮蒲黃知母石膏杏仁治之。若因瘟疫外證頗似傷寒。而內有伏熱。攻發口舌胎白惡熱。羞明小便短赤大便濁垢。心中躁煩。脈見滑數。宜升降散。加桃仁丹皮花粉生地前仁石膏杏仁甘草治之。犀角地黃湯亦治之。若因於暑。則發熱心煩。暑者濕熱二氣合化之名也。以清熱利濕為主。升降清化湯。加防己木通前仁治之。病輕者去大黃。因於怒氣逆上。血沸而吐者。宜丹梔逍遙散。加青皮牡蠣蒲黃胆草治。

之氣火太甚者。則用當歸。蘆薈丸。以平其橫。法因於勞倦。困苦。飢飽不勻。以及憂思抑鬱。心神怔忡。食少氣短。吐血虛煩者。宜用歸脾湯。主之中土虛寒者。加煨薑。虛熱者。加柴胡。山梔。因於跌打損傷。以及用力努掙。而得失血之證者。法宜補氣以續其絕。消瘀以治其傷。四物湯。加黃芪。人參。續斷。桃仁。紅花。陳酒。童便。治之。因於色慾過度。陰虛火旺。其證夜則發熱。盜汗。夢交。耳鳴。不寐。六脈細數。芤草。宜地黃湯。加蒲黃。藕節。阿膠。五味。治之。止血之法。此其大畧。如欲變化而盡善。非參透全書。不能絲絲入穀。總而論之。血之為物。熱則行。冷則凝。見黑則止。遇寒亦止。

故有用熱藥止血者。以行血為止血。薑艾等是也。有用涼水止血者。或用急流水。或用井華水。取冷則凝之義。芩連諸藥。亦即冷止之義。有用百草霜。京墨。十灰散等。以止血者。取見黑則止之義。黑為水之色。紅為火之色。水治火。故止也。此第取水火之色。猶能相剋。而奏功。則能知水火之性。以消息用藥。何血證難治之有。又有用鹹以止血者。童便。馬通。揚塵水之類。此內經鹹走血之義。童便尤能自還神化。服制大邪。以滋腎水。大有功用。故世醫云。服童便者百無不生。不服童便者百無不死。本人小便。清晨每服一碗。名回龍湯。各種隨筆。贊回龍湯之妙者甚夥。

病家皆所當服也。顧止血之法雖多，而總莫先於降氣。故沉香、降香、蘇子、杏仁、旋覆、枳殼、半夏、尖貝、厚朴、香附之類，皆須隨宜取用。而大黃一味，既是氣藥，即是血藥，止血而不留瘀，尤為妙藥。識得諸法，其於止血之用，思過半矣。夫所謂止血者，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蓋大吐之時，經脈之血輻輳而至，其溢入胃中者，聽其吐可也；下可也；即停留胃中，亦與糟粕無異，固無大害也。獨動於經脈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則不可復返矣。惟急止之，使猶可復還，經脈仍循故道，復返而為沖和之血，所謂止血者，即謂此。未曾溢出，仍可復還之。

血止之使不溢出則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非徒止已入胃中之死血已耳今醫動言止血先要化瘀不知血初吐時尚未停蓄何處有瘀若先逐瘀必將經脈中已動之血盡被消逐則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於虛損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復其道不至奔脫爾故以止血為第一法。

二消瘀血既止後其經脈中已動之血有不能復還故道者上則着於背脊胸膈之間下則着於脇肋少腹之際着而不知必見疼痛之證或流注四肢則為腫痛或滯於肌腠則生寒熱凡有所瘀莫不壅塞氣道沮滯生機久則變為骨蒸乾血癆瘵不

可不急去之也。且經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終必妄走而吐溢矣。故以去瘀為治血要法。用花蕊石散令瘀血化水而下。且不動五臟真氣為去瘀妙藥。如無花蕊石用三七鬱金桃仁牛膝醋炒大黃亦有迅掃之功。顧舊血不去則新血斷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則舊血亦不能自去也。譬諸君子之道不長則小人之道亦不消。須知瘀血之去乃新血日生。瘀血無處可留。迫之不得。不去。故或化而走小便。或傳而入大腸。花蕊石化血從小便去。醋黃散下血從大便去。但能去瘀血而不能生新血。不知克敵者存乎將。祛邪者賴乎正。不補血而

去瘀。瘀又安能盡去哉。治法宜用聖愈湯以補血。加桃仁丹皮紅花枳殼香附雲苓甘草補瀉兼行。瘀既去而正不傷。治瘀之法大指如是。然亦有宜用溫藥者。內經曰血者喜陰而惡寒。寒則澁而不流。溫則消而去之。且有熱伏陰分。涼藥不效。而宜用從治之法。以引陽出陰者。方用仲景柏葉湯。為寒凝血滯之正治。亦瘀血伏於陰分之從治法也。然三藥純溫。設遇火烈之證。非其所宜。或畧加柔藥調之。則合四物湯用。又有合瀉心湯用者。則直以此反佐之也。以上通論治瘀之法。而瘀血着留在身上下內外。又各有部分不同。分別部居。直探巢穴。治法尤百不

失一審係血瘀上焦則見胸背肩膊疼痛麻木通滿等證宜用血府逐瘀湯或人參瀉肺湯加三七鬱金荆芥使上焦之瘀一並廓清血瘀中焦則腹中脹滿腰脇着痛帶脈繞臍一周下連血室女子以繫胎男子以束體乃血之管領也凡係血證未有帶脈不病者今有瘀血滯於其分則宜去之以安帶脈帶脈在中焦脾之部分即從脾治之觀仲景腎着湯可知治脾即是治帶帶有瘀血宜用甲己化土湯加桃仁當歸薑黃主之腰痛甚者加鹿角尖脇腹痛甚者加蒲黃重脂血瘀下焦腰以下痛小腹季脇等處脹滿是血瘀肝之部分或積胞中血海為痛宜歸

芎失笑散主之。大便閉結者。均加大黃。仲景逐瘀大劑。則有抵當湯。桃仁承氣湯數方。皆苦寒大破下。為治瘀能事。亦有當用溫藥下之者。生化湯及牛夕散主之。本女科治產後惡露及胞衣不下之方。余謂男女雖異。其血則同。同是下焦瘀血。故借用其方。往往有驗。且下焦原係陰分。上焦之瘀多屬陽熱。每以溫藥為忌。下焦之瘀多屬陰凝。故產婦喜溫而忌寒。以其血在下焦也。知此。則知以溫藥治下焦瘀血。尤為合宜。然亦須審係寒凝。乃用溫藥。若血室熱。則仍是桃仁承氣之證。又有瘀血流注四肢。疼痛腫脹者。宜化去瘀血。消利腫脹。小調經湯。加知母雲

苓桑皮牛膝治之。又有瘀血客於肌腠阻滯榮衛發寒發熱似瘧非瘧骨蒸盜汗欬逆交作用小柴胡湯加當歸桃仁丹皮白芍主之。寒甚者再加芥穗細辛熱甚者再加花粉粉葛青蒿知母。欬有痰火加瓜霜杏仁寸冬五味雲苓知母水飲上沖加葶應子。益小柴胡原是從中上疎達肝氣之藥使肝氣不鬱則暢行肌腠。榮衛調和今加去瘀之品則偏於去瘀。凡瘀血阻滯榮衛者用之立驗。總而論之血瘀於臟腑之間者久則變為乾血化為癆蟲血瘀於軀殼之間者或病偏枯或化癭膿血瘀於肌腠之間者則變骨蒸毛髮焦折肢體瘦削一切不治之證。總

由不善去瘀之故。凡治血者必先以去瘀為要。另詳瘀血門。
三甯血吐既止。瘀既消。或數日間。或數十日間。其血復潮動而
吐者。乃血不安其經常故也。必用甯之之法。使血得安。乃愈其
法。於止吐消瘀中。已寓厥治。然前藥多猛峻。以取效。乃削平寇
盜之術。尚非撫綏之政。故特將甯血旨意。重加發明。以盡其用。
有外感風寒。以致吐血。止後榮衛未和。必有身痛寒熱等證。香
蘇引。加柴胡黃芩當歸白芍丹皮阿膠治之。有胃經遺熱。氣燥
血傷。而血不得安者。其證口渴噦氣惡聞人聲多躁怒。聞木音
則驚臥寐煩而不安。犀角地黃湯主之。重則合白虎湯。大清大

涼以清胃熱。輕則止用甘露飲。以生胃津。而血自愈。有因肺經燥氣。氣不清和。失其津潤之制節。而見喘逆欬嗽等證。以致其血牽動者。清燥救肺湯主之。火甚加犀角。血虛加生地。痰多加尖貝。潤燥甯血為肺痿等證之良方。萬可久。十藥神書專醫虛損失血。用保和湯亦佳。潤肺利氣。平燥解鬱。前方清純。此方活動。隨宜取用。血自安靜。而不動矣。有因肝經風火鼓動。煽熾而血不能靜者。則見口苦咽乾。目眩耳鳴。脇痛逆氣。躁怒決裂。骨蒸妄夢。以逍遙散平劑和之。審係肝經風氣鼓動。而血不甯者。再加桑寄生。薑蠶。玉竹。冬仁。牡蠣。青蒿。此從仲景白頭翁湯得。

來仲景治產後血痢。取白頭翁平木息風。蓋肝為藏血之臟。風氣散而不藏。則必平之使安。而後血乃得安也。又或肝火偏勝。橫決而不可遏。致令血不能藏者。則宜加阿膠山梔膽草胡黃連前仁牛膝青皮牡蠣。當歸蘆薈丸。尤破瀉肝火之重劑。但不如逍遙散加減之穩。又有衝氣上逆。其證頭赤頭暈。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乳下動脈。辟辟彈指。頸上動脈。現出皮膚。衝脈原不上頭項。咽乾者。以衝為血海。屬肝。因肝脈而達於咽也。頸脈動。面赤色者。以衝脈麗於陽明。衝氣逆。則陽明之氣隨逆。故也。內經謂衝為氣街。又謂衝為血海。氣逆血升。此血證之一大關鍵。

也。故仲景治血以治衝為要。麥門冬湯主之。陳脩園謂去粳米加白蜜尤能滋補其陰。予謂治衝脈獨取陽明。仲景既引其端。後人即當擴而充之。審其衝陽太旺者。知母。枳殼。白芍。煨石膏。均可加入。以清折之。梔子。黃芩。木通。前仁。牛膝。利陽明之水者。尤可加入。以分消之。此衝脈之氣上合陽明之治法也。然衝為氣街。氣根於腎。血海即丹田。腎氣之所藏也。若衝脈挾腎中虛陽。上逆喘急者。宜用四磨湯調納逆氣。是仲景桂苓甘草五味湯意。但仲景用桂枝化膀胱之寒水。謂氣從少腹上衝咽喉。面熱如醉。或熱流於兩股。或小便難而昏冒。忽上忽下。如電光之

閃灼無定。乃陰盛格陽。而陽氣飛越。故以辛溫化之。今係失血。陰氣既傷。再用桂枝。豈不犯陽盛則斃之戒。故用沉香代桂。以納浮陽。而即用人參以滋陰。沉香直走下焦。烏藥治膀胱腎間之氣。衝為血海。居膀胱腎間之地。治陽明者。治其末。治膀胱腎間者。是治其本也。若腎中陰氣大虛。而衝陽不能安宅。則用四磨湯。加熟地、皮、山藥、五味、枸杞子。滋陰配陽以安之。若其人素有水飲。格陽於上。因而動血者。仲景桂苓甘草五味湯。又為對證。第其方與血證本不相關。可加當歸、白芍、丹皮、阿膠。或用蘇子降氣湯。利痰降氣。以靖衝逆。或用小柴胡湯。加龍骨、牡蠣。

以導衝逆。桂苓蘇子湯是治痰飲以治衝之法。小柴胡又是清火以治衝之法。本方治熱入血室。血室者肝之所司也。衝脈起於血室。故又屬肝。治肝即是治衝。血室在男子為丹田。在女子為子宮。其根繫於右腎。腎中真陽寄於胞中。為生氣之根。乃陰中之陽。肝木得之發育條達。是為相火。其火如不歸根。即為雷龍之火。龍骨牡蠣乃陽物而能蟄藏。取其同氣以潛伏陽氣。此尤治衝脈更進一層之法。合小柴胡大有清斂相火之功。若腎經陰虛。陽無所附。雷龍之火上騰者。用二加龍骨湯。加阿膠。麥冬。五味。以引歸其宅。亦妙。腎氣丸。麥味地黃湯。皆可酌用。二方。

一以溫藥化氣。一以陰藥滋降。腎居衝脈之下。又為衝脈之根。安腎氣即是安衝氣。衝氣安而血海甯。自不至於潮上矣。總而論之。血之所以不安者。皆由氣之不安故也。甯氣即是甯血。以上所論各氣治法。亦云詳備。在臨證者細審處之。

四補血邪之所襲。其正必虛。不獨補法是顧虛。即止血消瘀。用攻治法。亦恐其久而致虛。故亟攻之。使邪速去。以免其致虛耳。但彼時雖恐其虛。而猶未大虛。故以去邪為急。若延日已久。未有不虛怯者。即血既循經。一如平人。而前次所吐之血。已屬有去無回。其經脈臟腑。又係血所走洩之路。非用封補滋養之法。

烏能完全。補法不一。先以補肺胃為要。肺為華蓋。外主皮毛。內主制節。肺虛則津液枯竭。喘嗽痿燥。諸證作焉。因其制節不得下行。故氣上而血亦上。未有吐血而不傷肺氣者也。故初吐必治肺已止。尤先要補肺。用辛字潤肺膏。滋補肺中陰液。肺既津潤。則其葉下垂。氣澤因之。得以下降。利膀胱。傳大腸。諸竅通調。五臟受益。如肺葉枯焦。不能覆下。則翹舉而氣亦上逆。不得臥息。外應皮毛不榮。下則二便不調。足痿臟燥。百病俱生。惟此膏潤津。為痿燥良劑。近人黃坤載所立地魄湯。補土生金。補金生水。於補肺之法。頗得平時代。茶可用生脈散。黃芪糯米湯。加阿

膠麥冬。尤能充補肺臟。凡此皆滋補肺陰。為失血必有之證。治也。而陳脩園謂血雖陰類。運以陽和。心肺之陽一宣。如日月一出。燭火無光。諸般邪熱俱除。血自不擾。而循經矣。故又有溫補肺陽之法。用保元湯。甘溫除大熱。使肺陽布濩。陰翳自消。設有痰飲欬嗽者。加五味杏仁。或用六君湯。加炮薑五味。內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上二方為形寒者立補肺之法。凡陽虛生外寒。及濁陰干上焦者。用以扶肺之陽。洵屬良劑。然失血之人。多是陰虛。若執甘溫除大熱之說。妄投此等藥料。鮮不致誤。故年來從脩園法者。能醫雜證。而不能醫虛癆。以其偏於補陽故也。第

以理論之。原有氣不攝血之義。故仲伯之中。亦有一二宜補陽者。因並列其方。使人參觀。以盡其變。心為君火。主生血。血虛火旺。虛煩不眠。怔忡健忘。寐遺秘結。神氣不安。用天王補心丹。啟腎之水。上交心火。火不上炎。則心得所養。心經水火不相濟者。以此補水甯心。若不關水虛。但由本臟之血虛火旺者。則但用養血清心之藥而已。硃砂安神丸。瀉心火。補心血。並安心神。凡怔忡昏煩不寐之證。皆可治之。若心陽不收。汗出驚悸。以及心火不下交於腎。而為夢遺溺赤等證者。隨用上二方。再加龍骨牡蠣。粳仁。蓮心。浮麥等。以斂戢之。此為心經血虛火旺之大法。

其有心經火虛不能生血瘦削悸怯六脈細弱宜用人參養榮湯補脾胃以補心內經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是湯補心化血以奉周身名養榮者專主以陽生陰和賜榮血凡氣血兩虛變見諸證皆可服也然女人血崩及產後亡血過多均以溫補為主因其血下瀉屬於脫證故也至於吐血乃血脈奮興上干陽分是為逆證宜溫補者最少然亦有陽不統陰暴脫大吐陰亡而陽亦隨亡者溫補又為要法甚矣醫者辨證不可不詳而用藥不可執一也故近日從丹溪者專用苦寒從脩園者專用溫藥皆是一弊脾主統血運行上下充周四體且是

後天五臟皆受氣於脾。故凡補劑無不以脾為主。思慮傷脾。不能攝血。健忘怔忡。驚悸盜汗。嗜臥少食。大便不調等證。歸脾湯統治之。脾虛發熱。加丹皮炒梔。兼肺氣燥者。加麥冬五味。脹滿而水穀不健運者。加陳皮煨薑。或加阿膠以滋血。或加柴胡貝母以解鬱。或加魚膠以固血。獨於熱地不可加入。以礙其統攝運行之用。蓋此乃以陽生陰。以氣統血之總方。不似四物六味以陰益陰也。且脾與肝腎滋陰之法亦各不同。若脾陰虛。脈數身熱。咽痛聲啞。慎柔五書用養真湯煎去頭煎。止服二三煎。取無味之功。以補脾為得。滋養脾陰之秘法。楊西山專主甲己化。

土湯亦頗簡當。而人參花粉尤滋生津液之要藥。世但知砂半
薑蔻為扶脾進食之要藥。不知脾陽不足不能薰化水穀者。砂
半薑蔻自係要藥。若脾陰不足津液不能融化水穀者。則人參
花粉又為要藥。試觀回食病水穀不下。由於胃津乾枯。則知津
液。尤是融化水穀之本。近日西洋醫法書傳中國。與內經之旨
多有牴牾。實則內經多言其神化。西洋多滯於形迹。以內經之
旨。通觀之神化。可以該形迹。然西人逐迹細求。未嘗無一二通
於神化者也。內經之旨。謂脾主消磨水穀。肝膽之氣寄在胃中。
以疎泄水穀。西醫則云穀入於胃。有甜肉汁來注以化之。又苦

膽汁注於小腸以化之。與胃津合并化其穀食。內經所言化穀以氣。西醫所言化穀以汁。有此氣自有此汁。今人讀內經不知經文舉精以該粗。竟至得用而遺體。反不若西醫逐迹以求。尚知穀食之化在於汁液也。但西醫有此論而用藥不經。不足為訓。吾於滋胃汁每用甘露飲。清燥養榮湯。葉氏養胃湯。滋脾汁。用人參固本湯。炙甘草湯。去桂枝加白芍。滋膽汁用小柴胡湯。去半夏加花粉。生津化穀以折衷中西之醫法。而為補養脾陰要義。知此庶可補李東垣脾胃論之所不足。若果脾陽不旺不能磨化水穀者。則用六君子加香砂以燥之。如欲專意填補則

仙景小建中湯。尤勝補陽致陰。為虛癆聖方。今即不能恪遵。但得其意。則於歸脾六君補中益氣諸方。可以變化神奇。用收廣效。歸脾湯從建中湯重濁處用意。補中湯從建中湯輕清處用意。第此方桂枝陽燥於血。證有宜不宜用者。審之如命門真火不能生土。吐利厥冷。陰火上衝。頭面赤色。惡心逆滿。用正元丹溫補少火。而又無壯火食氣之虞。是能得小建中之遺意者也。葛可久白鳳膏。化平胃散之燥。變為柔和。又用酒送。取五穀之精。合諸藥以養脾胃。治飲食不進。發熱勞倦。和血順氣。功效最大。肝為藏血之臟。血所以運行周身者。賴衝任帶三脈以管領。

之。而。血。海。胞。中。又。血。所。轉。輸。歸。宿。之。所。肝。則。司。主。血。海。衝。任。帶。
三。脈。又。肝。所。屬。故。補。血。者。總。以。補。肝。為。要。李。時。珍。謂。肝。無。補。法。
蓋。恐。木。盛。侮。土。故。為。此。論。不。知。木。之。所。以。剋。土。者。肝。血。虛。則。火。
擾。胃。中。肝。氣。虛。則。水。泛。脾。經。其。侮。土。也。如。是。非。真。肝。經。之。氣。血。
有。餘。也。且。世。上。虛。癆。多。是。肝。虛。此。理。自。東。垣。脾。胃。論。後。少。有。知。
者。肝。血。虛。則。虛。煩。不。眠。骨。蒸。夢。遺。宜。四。物。湯。加。棗。仁。知。母。雲。苓。
柴。胡。阿。膠。牡。蠣。甘。草。斂。戢。肝。魂。滋。養。肝。血。清。熱。除。煩。為。肝。經。陰。
虛。滋。補。之。法。又。有。肝。經。氣。虛。臟。寒。魂。怯。精。神。耗。散。桂。甘。龍。牡。湯。
以。斂。助。肝。陽。陽。虛。遺。精。驚。悸。等。證。宜。之。獨。與。失。血。未。盡。合。宜。以。

其純用氣分藥故也。仁熟散用血分藥較多。溫潤養肝血。功與炙甘草湯相近。若肝之血不暢和。亦可用滑氏補肝散。以酸味補肝體。以辛味補肝用。妙獨活一味。借風藥以張其氣。若去獨活。加桑寄生。則又有甯息風氣之妙。方意實從逍遙散套出。但此方氣味俱厚。純於補肝。逍遙散氣味較薄。故純於和肝。凡肝有鬱火。胸脇刺痛。頭眩心悸。頰赤口苦。寒熱盜汗。少食嗜臥。無不治之。又有肝經血脈大損。虛悸脈代者。法宜大生其血。宜仲景炙甘草湯。大補中焦受氣取汁。並借桂枝入心。化赤為血。使歸於肝。以充百脈。為補血第一方。世醫補血。而不得血之化源。

雖用歸地干石無益。果能參透此旨。則歸脾湯之用。遠志。棗仁。是入心理血之源也。逍遙散之用丹梔。是入心清血之源也。從此一隅三反。自有許多妙用。腎為水臟。上濟君火。則水火既濟。上交肺金。則水天一氣。水升火降。不相射而相濟。安有不戢自焚之患。設水陰之氣虛。而火熱之氣亢。喘欬蒸灼。痰血癆瘵。均作矣。凡人後天之病。久則及於先天。寇深矣。若之何。凡治虛者。不可以不早也。地黃湯主之。補腎之陰。而兼退熱。利水。退熱則陰益。生水。則陰益。暢益膀胱。化氣有形之水。氣下洩。則無形之水。陰如露上騰。而四布矣。以濟君火。則加枸杞。元參。以輸肺。

金則加生脈散。火甚者。再加黃柏知母。如小便清和。無痰氣者。只須專意滋腎。左歸飲多服為佳。回龍湯滋陰降火。同氣相求。視無情草木尤勝。如陰虛火旺。足痿筋焦。骨蒸頭暈。用丹溪大補陰丸。滋陰潛陽。以苦寒培生氣。較地黃湯更優。以上補腎陰法。又有宜補腎陽者。腎為水臟。而內含陽氣。是為命火。此火上泛。則為雷龍之火。下斂。則為元陽之氣。引雷龍之火。以歸根。則無上熱下寒。頭暈腰痛。腫喘癢閉之證。用腎氣丸。從陰化陽。補火濟水。以治之。再加牛膝車前。或黃柏知母。更能利水折火。如不須化水。但須補陽者。則用黃氏天魂湯。是從仲景附子湯套。

出雖不及附子湯力量之厚。較附子湯藥尤純和。血家忌剛燥。閒有宜補元陽者。亦以此等為佳。夫腎中之陽。達於肝則木溫。而血和。達於脾則土敦而穀化。筋骨強健。手足不清冷。衛氣固。不惡寒。皆腎陽足故也。然腎水賴陽以化。而腎陽又賴水封之。此理不可偏廢。補腎者所宜細求。以上所論補法。輕重進退。各有法度。非如張景岳輩多集補藥而已也。總而論之。血證屬虛。癆門固宜滋補。第恐瘀邪未清。驟用補法。則實以留邪為患。而正氣反不受益。歷見乾血癆瘵等病。皆係醫人橫用滋補。以致舊血不去。新血不生。不知舊血客於經絡臟腑之間。如木之有

蛙不急去之。非木死。其蛙不止也。故仲景治乾血。用大黃廕蟲丸。夫既成虛癆之證。而內有乾血。猶須峻藥去之。則其虛未成者。更不可留邪為患。故實證斷不可用補虛之方。而虛證則不廢實證諸方。恐其留邪為患也。或虛中實證。則攻補兼用。或十補一攻。在醫者之善治焉。

以上所論吐血。始終治法畧備。惟於兼證變證。不及詳言。另立門類。條分縷析。查證治者。可以鉤考而得之。

嘔血

吐血者其血撞口而出。血出無聲。嘔血者血出有聲。重則其聲如蛙。輕則呃逆。氣不暢遂而已。同是血從口出。治與吐血無異。但吐無聲而嘔有聲。證既小異。而治法若不加詳。安能絲絲入彀。以輕重論。則吐輕而嘔重。吐則其氣尚順。嘔則其氣更逆也。以臟腑論吐血。其病在於胃。嘔血則病在於肝。何以言之。蓋肝木之氣。主於疎泄脾土。而少陽春生之氣。又寄在胃中。以升清降濁。為榮衛之轉樞。故傷寒論少陽為病。有乾嘔嘔吐不止之病。是少陽轉樞不利。清氣過而不升。濁氣逆而不降也。金匱嘔漩沫頭痛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取吳茱萸降肝之濁氣。肝氣降

而嘔自止。是肝木失其疎泄之常，橫肆侮土，故成嘔逆。主用吳茱萸降肝之濁氣，肝氣不逆，則嘔止矣。由此觀之，可知凡嘔皆屬肝膽，而血又肝之所司。今見嘔血之證，斷以調肝為主。諸家皆言嘔血出於肝，而未詳其理。吾故旁引金匱傷寒以證明之。但金匱傷寒之嘔，乃雜病之嘔，屬於氣分者也。而失血之嘔，則專主血分。治法自有不同耳。

先乾嘔，然後嘔血。嘔血後，仍發乾嘔者，皆少陽之逆氣也。用大柴胡湯加蒲黃、丹皮、桃仁、白歸治之。嘔血既止，再服小柴胡湯以調和榮衛，轉樞表裡。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嘔噦自

止血自安靜而不上潮矣。然肝膽相連。膽病未有不及肝者。丹
梘渣遙散。可並治之。

但嘔不吐。屬少陽嘔吐。兼有屬肝經。肝氣善怒。其火最橫。傷
寒論。肝氣侮肺。名曰縱刺。期門。肝氣侮脾。名曰橫刺。期門。皆取
刺法以瀉之。則知肝氣怒逆。而為嘔逆。尤宜攘除肝火。不可縱
敵為患。今本仲景刺法之意。變用湯藥。宜當歸。蘆薈。九加丹。皮
蒲黃。凡發怒嘔血。以及肝氣橫逆。其證惡聞人聲。欲死不欲生。
欲按刺殺人。及驚狂罵詈。不認親疎。皆肝經無情之火。非此大
劑不能殲除。若此時因循。延至日久。病氣未衰。正氣先衰。虛中

挾實不攻不愈。欲攻不堪。是猶宋用賈似道養奸遺患。至國促而始去之晚矣。若審其病稍輕者。但須涼肝血。調胃氣。則嘔血自止。犀角地黃湯。加柴胡枳殼。服後血止。再服逍遙散。加阿膠牡蠣香附。以收功。

有平時嘔酸嘔苦。以及失血之後。常嘔酸苦者。嘔酸是濕熱。試觀夏月熱湯。過夜則變為酸味。便知嘔酸是濕熱。嘔苦是相火。膽寄相火。膽汁苦。故相火之味。能變胃津使苦。宜借用左金丸。再加血分藥。以治血分為宜。蓋此二藥。辛苦降泄。治血藥中。以為引導尤效。

嘔血止後。如肝膽火旺。血虛煩燥。頰赤口渴。胸脇刺痛。發熱盜汗。魂夢不安。此乃相火內熾。欲作骨蒸癆瘵。宜柴胡清骨散以治之。如兼欬嗽。喉間作癢。乃肝肺之氣不相調叶。宜用四逆散。香蘇引。再加杏仁。枳殼。桔。芩。知母。當歸。白芍。治之。如覺喉中常若有氣哽塞。善噦氣打呃者。乃肝與心之氣不暢故也。香蘇引。加柴胡。薄荷。射干。大力。尖貝。當歸。旋覆花。治之。逍遙散尤通治肝經之要藥。加減得宜。皆能應手取效。

嘔雖屬於肝膽。然亦未有不關胃府者也。胃氣逆上。治法已詳吐血門。今并為醫者補言之。凡血證帶嘔者。但治其血。血止而

嘔自止。凡嘔證帶血者。有如回食病嘔。後見血水。此胃逆血枯。難治之證。大半夏湯。麥門冬湯治之。玉女煎加蒲黃麻仁亦效。四物湯加甘草寸冬枳殼茯苓藕汁蘿蔔汁生薑荊竹油。皆清利胃氣養血止嘔之藥。

此篇論血。單以嘔立論。然失血證。未有單見一證。而不兼見諸證者。今欲詳其條目。不得不分門立說。至於用方。則須參考諸證。而變化之。若拘守一門。以求方治。豈不膠柱鼓瑟。

咯血

咯血者痰帶血絲也。昔人謂咯血出於心。謂心主血脈。咯出血絲。象血脈之形。故也。又謂咯血出於腎。蓋腎主五液。虛火上升。則水液泛上。凝而為痰。然第吐痰已也。而何以又帶血絲哉。蓋腎氣下行。則水出膀胱。今腎經之氣。不化於膀胱。而反載膀胱之水。上行為痰。膀胱者胞之室。膀胱之水。隨火上沸。引動胞血。隨之而上。是水病兼病血也。觀女人先發水腫。然後斷經者。名曰水分。是水病而連累胞血之一證。又觀傷寒論熱結膀胱。其血自下。夫熱結膀胱。是水病也。而即能惹動胞中之血。從小便而下。又水病兼動胞血之一證也。據此可知水泛為痰。而亦能

牽引胞血矣。古法但謂咯血出於腎，而未能發明。致庸劣者竟謂其血出於腎臟，不知五臟真血吐出一絲便死不治。蓋臟中所藏不過數點血耳。豈有日日隨痰帶出者乎？謂咯血出於腎者，乃腎氣不化於膀胱，水沸為痰，而惹動胞血之謂也。此論從古未經道及，而予從傷寒悟出千慮一得，不容自秘。醫者知此，則可知治咯之法，並可知治痰之原矣。仲景猪苓湯化膀胱之水，兼滋其血，最為合法。再加丹皮、蒲黃以清血分，凡痰之原血之本。此方兼到，或用地黃湯加旋覆花、五味、天冬、寸冬、蒲黃，火甚者用大補陰丸加海粉、牛膝、雲苓、丹皮、蛤蚧。凡此數方皆主

利痰立法是就腎主咯血之說以出治也。腎水化於膀胱故瀉膀胱即是瀉腎。膀胱與血室同居一地。膀胱之水不泛則自不動。血室之血矣。數方皆治膀胱兼治血室故效。

夫痰為腎之所主。血實心之所主也。况水火互根。腎病及心。心病亦及腎。其有心經火旺。血脈不得安靜。因而帶出血絲。欬逆咽痛者。導赤飲。加黃連。丹皮。血餘。蒲黃。天冬。寸冬。尖貝。茯苓。治之地。骨皮散。加茯苓。射干。旋覆花。牛膝。太平丸亦治之。以上數方皆就咯血出於心之說以立法。心主血脈。部居胸中。與肺為近。肺氣欬逆。猶易牽動心部之血。故痰欬者。往往帶出血絲。治

血絲以心為王肺為水之上原。水不清而凝為痰痰不降而牽動血治肺之痰。又是治咯血捷法。蓋痰血之來。雖由心腎。而無不關於肺者也。太平丸為治肺通劑。紫苑散保和湯皆善能滌除肺痰。補瀉兼到。另參款血唾血門可盡其治。

唾血

脾主消磨水穀。化生津液。津液騰溢。水陰四布。口中清和。湛然如露。是以終日不飲。而口不渴。亦終日閉口。而唾不生。惟脾之津液不能清和散布。於是凝聚而為唾。是唾者脾不攝津之故。

也。知脾不攝津而唾津。則知脾不攝血而唾血矣。唾津其常耳。而唾血則又甚焉。蓋津乃氣分之陰液。其源即在胃中。凝而為唾。其來既近。其傷不多。至於唾血。則出於陰分。內經云。脾為陰中至陰。蓋五臟俱屬陰經。而脾獨名太陰。以其能統主五臟。而為陰之守也。其氣上輸心肺。下達肝腎。外灌溉四旁。充溢肌肉。所謂居中央。暢四方者如是。血即隨之運行不息。所謂脾統血者。亦即如是。世醫不識統血之義。幾指脾為貯血之器。豈不愚哉。脾能統血。則血自循經而不妄動。今其血走洩胃中。為唾而出。是脾之陰分受病。而失其統血之常也。審係脾經火重。唇口

乾燥大便秘結。脈滑實者。宜用瀉心湯。加當歸生地白芍花粉。寸冬枳殼蒲黃甘草。若是脾經陰虛。脈細數。津液枯。血不甯者。麥冬養榮湯。加蒲黃阿膠。甲己化土湯。加生地花粉人參寸冬。藕節側柏葉萊菔汁枳殼。皆滋利脾陰之要藥。如或七情鬱滯。脾經憂慮。傷其血。而致唾血者。以脾主思慮。故每因思慮而傷脾陰。睡臥不甯。怔忡勞倦。飲食不健。宜用歸脾湯。以補心脾。再加阿膠柴胡炒梔棕灰血餘。以解鬱火。清血分。此治脾兼治心。心脾為思慮所傷者。應手而效。又凡脾經憂抑。則肝木之氣。逼於脾土之中。不能上達。故清陽不升。鬱為內熱。不須清熱。但解

其鬱鬱升而火不過矣。道遙散主之。

脾土陰而用陽。脾經陰虛火鬱者。上法畧備。又有脾之陽氣不旺。無以統運陰血。心戰脈弱。四肢清冷。飲食不健。自汗身熱者。用歸脾湯補脾之陽。以生血。人參養榮湯。正元丹皆治之。

亦有清晨唾血。每早初醒。血液滿口。唾出即淨。明晨又唾。乃臥後血不歸經。溢出口中。實證則由肝不藏血。必有頭痛。口渴便閉之證。用當歸蘆薈丸治之。虛證則由脾不統血。必有怔忡。虛煩不眠等證。用歸脾湯加丹皮山梔棕灰五味治之。此證與腎虛齒衄相似。宜參看之。

高士宗曰。偶然唾血一哈便出者。不藥可愈。謂其血近胃。如先血後便為近血一般。故不藥可愈。吾謂亦宜少用清胃之藥。可服甲己化土湯。加銀花竹茹萊菔汁。丹溪又謂唾血皆屬於腎。是混唾咯為一證。而以腎血之來。其路最深。其證最重。用保命生地散治之。吾謂先唾痰水唾久然後唾血者。此血來路遠。其證深。可用丹溪法治之。然亦有丹溪法所不能治者。即吾所定諸方。亦有不能盡治。別參吐歎諸門。自有治法。勿謂予論之不備也。

咳血

肺主氣。欬者氣病也。故欬血屬之於肺。肺之氣外合於皮毛。而開竅於鼻。外證鼻塞。皮毛固閉。則其氣反而內壅。滄出喉間。發為欬。此外因之欬也。肺之氣下輸膀胱。轉運大腸。通調津液。而主制節。制節下行。則氣順而息安。若制節不行。則氣逆而欬。此內因之欬也。夫外因之欬。不過其竅閉塞。肺氣不得達於膚表。於是內奔喉間。而為欬。其於肺之本體固未常受傷也。至於內因之欬。則由於制節不行之故。蓋肺為金體。其質輕清。肺中

常有陰液。沖養其體。故肺葉下垂。如天道下際。其氣澤之。下降亦如雨露之下。滋因之。膀胱通。大便調。五臟六腑之氣。皆得潤利。而不壅遏。肺氣通調之益也。設肺中陰液不足。被火剋刑。則為肺痿。肺葉焦舉。不能下垂。由是陰液不能隨之下。注肺中之氣。乃上逆而為欬。此內因之欬。難治之證也。以上二者。乃肺之本病。自致欬嗽者也。又有為他臟所干。而亦欬嗽者。則以肺為華蓋。諸臟皆居其下。故他臟痰飲火氣。皆能上薰衝射。使肺逆欬。故內經欬論。詳別臟腑。而總言之曰。聚於胃。關於肺。病雖由於他臟。而皆關於肺。此肺之所以主欬嗽也。人必先知欬嗽。

之原而後可治。欬血之病。蓋欬嗽固不皆失血。而失血則未有不咳。嗽者。或外感失血。病由皮毛。內合於肺。自應欬嗽。或由胃中積熱。火盛乘金。氣上而欬。或由肝之怒火。上逆而欬。此失血之實證。必致欬嗽者也。或由陰虛火旺。肺失清肅之令。痿燥作欬。或挾脾經憂鬱。心經虛火。以致欬嗽。或腎經陰虛。陽氣不附上。越而欬。此失血之虛證。不免欬嗽者也。又有痰欬。界在半虛半實之間。又有氣欬。屬在虛多實少之證。或先欬而後失血。或先失血而後欬。或暫欬即愈。或久欬不止。種種不一。必細推究之。而於失血虛癆。庶得調治之法。

一實效。外感風寒。先見頭痛惡寒發熱等證。仲景云。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吐血者。用麻黃湯。李東垣師其意。用麻黃人參芍藥湯。可見欬嗽吐紅之證。多有因外感者。古法用麻黃。乃劫病之劑。且是氣分之藥。於血分尚少調治。須知欬固氣病。然使不犯血分。又何緣而失血也哉。故必以兼顧血分為宜。醫宗金鑑用蘇子降氣湯。予則用小柴胡湯。加紫蘇荊芥當歸白芍丹皮杏仁。於氣分血分兩兼治之。最得和表清裡之法。火重秘結者。加酒軍。惡寒無汗者。加麻黃。胸脇腰背刺痛脹滿者。為有瘀血。再加桃仁紅花。益小柴胡為通利。三焦治肺調肝和榮衛之良方。

加減得宜。左宜右有。凡血家兼有表證者。以此方為主。極為妥當。普明子止嗽散。亦可用。但藥力薄。不堪治重病。如咳嗽輕帶血少者。又須用此輕劑以調之。斯為中病而不致太過。止血者。再加蒲黃藕節。清火者。再加枯芩寸冬。降痰加貝母茯苓。降氣加杏仁枳殼。補血加當歸生地。凡上兩方。及加減之法。皆為新病。欬血而設。其有外感既久。陳寒入肺。火欬喘滿。因而失血者。乃欬嗽氣逆。牽動諸經之火。以剋肺金。肺氣亦能牽動胸背脈絡之血。隨欬而出。是病雖生於寒。而實因寒動火。治法但溫其寒。益動其火。宜清火疎寒。面面俱到。斯不差爽。用千金麥門冬。

湯並小柴胡。加蘇子。冬花。蓋寒中包火者。宜小柴胡加減。以清鬱火。火中伏寒者。宜千金麥門冬湯。以搜陳寒。或用細辛代麻黃。再加黑薑五味。尤去肺寒要藥。但血證多忌剛燥。更合枯苓寸冬。玉竹。瓜霜。以柔之用。去火中伏寒。庶幾調劑得法。然而寒在肺中久。亦變從火化。既化為火。便宜專治其火。兼溫其寒。是猶抱薪救火矣。以上所論外感風寒。變為欬血。此證最多。醫者誤治。往往釀成癆瘵。慎之慎之。此外又有內受瘟暑濕熱者。亦能攻發而為欬血。其證身熱口渴。小便不利。胸腹煩滿。與外感風寒相似。治宜專清其裡。忌發其表。蓋此病皆襲人口鼻。浸人

脈絡伏留腸胃膜原之間。不似傷寒從膚表入者。故但用清裡之藥。不可發表。以張病勢。裡清則表自和。欬血自止。人參瀉肺湯治之。若其人素厚味。胃火炎上。作欬者。用犀角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杏仁。枳殼。藕節。又或肝經怒火逆上。侮肺作欬。則用柴胡梅連散。加青皮。牡蠣。蒲黃。丹皮。生地。又有熱邪激動水氣。水上衝肺。欬逆不得卧。或其人面目浮腫者。仲景謂之風水。用越婢湯。血家風火內動。激水氣上升者。毋庸以麻桂發表。平肝風。宜柴胡。白芍。桑寄生。薑蠶。青蒿。荆芥。薄荷之屬。清肺火。宜桔。芩。知母。石膏。天麥。冬。清肝火。宜膽草。黃柏。清心火。宜黃連。炒梔。治。

激動衝上肺中之水。宜葶藶。杏仁。防己。桔梗。杏仁。雲苓。合此數品藥。以求方治。其於風火激動。水氣衝肺。肺脹。欬嗽之證。乃為合宜。蓋仲景越婢湯。是治外感肺脹之法。吾所論者。乃血證內傷肺脹之法。吾曾治數人。有用瀉白散。合葶藶。瀉肺湯。而效者。有用二陳湯。加知母。石膏。荆芥。薄荷。防己。木通。而效者。有用小柴胡。加荆芥。紫蘇。杏仁。防己。木通。寸冬。兜鈴。而效者。又丹溪云。此證多是痰挾瘀血。碍氣為病。若無瘀血。何致氣道如此阻塞。以致欬逆倚息。而不得卧哉。用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治之。丹溪此論。洵中病情。蓋失血之家。所以有痰。皆血分。

之火所結而成。然使無瘀血。則痰氣有消容之地。尚不致喘息。欬逆而不得卧也。血家病此。如徒以肺脹法治之。豈不南轅北轍。丹溪此論。可謂發蒙振聵。第其用四物湯加減。於痰瘀兩字。未盡合宜。予謂可用通竅活血湯。加雲苓。桔梗。杏仁。桑皮。全皮。尖貝。小柴胡。加當芍。桃仁。丹皮。雲苓。尤妥。此皆血家欬嗽屬實證者。再參兼證。欬條更詳。

一虛欬。肺為嬌臟。無論外感內傷。但一傷其津液。則陰虛火動。肺金被刑。金失清肅。下降之令。其氣上逆。嗽痰欬血。變為肺痿。重病吐白沫如米粥。咽痛聲啞。皮毛洒淅。惡寒憎熱。皆金損之

證不易治也。此病無論寒久變火。火鬱似寒。總以十藥神書保和湯治之。蓋肺經火甚。則煎熬水液。而為痰。水液傷。則肺葉不能腴潤。下垂。其在下之肝腎氣。又薰之。肺葉焦舉。不能制節。故氣逆為欬。氣愈逆。痰愈滯。所以久欬不止也。此方潤肺滌痰。止血和氣。無論寒久變火。火鬱似寒。痰血痿燥等證。皆統治之。凡由外傷變作虛軟癆證者。以此方為第一。又有肺中陰虛。本臟氣燥。生痰帶血。發為痿欬。以及失血之後。肺燥成痿。痰凝氣鬱。久欬不止。此乃內傷所致。不必治其餘病。但補其肺。諸證自愈。用清燥救肺湯。甘涼滋潤。以補胃陰。而生肺金。肺金清潤。則火

自降痰自祛氣自調。欬自止血。枯加生地。火甚加犀角。痰多加貝母。帶血加蒲黃。以上二方。於肺經虛火治法。綦詳。失血之人。多是陰虛火旺。照上治法者。十居八九。亦有一二屬肺經虛寒者。內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肺惡寒。多漩唾上氣。仲景用甘草乾薑湯治之。然金匱自言遺溺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則明見有虛冷遺溺之實據。乃用甘草乾薑以溫之。且其脈必沉弦遲微。痰必清稀泛溢。不似清燥保和二湯所治。故主溫藥。吾謂可用六君子為主。再加當歸白芍炮薑五味。則於止欬止血皆宜。脾經虛寒。痰動欬嗽者。此方亦宜。若脾經虛

火。生。痰。帶。血。則。宜。逍。遙。散。加。寸。冬。藕。節。蒲。黃。若。肝。經。虛。火。生。痰。帶。血。亦。宜。逍。遙。散。加。丹。皮。山。梔。五。味。又。有。腎。經。虛。火。生。痰。帶。血。者。另。詳。唾。血。咯。血。門。肝。腎。虛。證。均。詳。吐。血。門。降。衝。氣。條。並。詳。見。六。卷。效。嗽。門。

一。痰。欬。肺。中。痰。飲。實。熱。氣。逆。而。欬。血。者。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瀉。肺。丸。主。之。夫。欬。血。之。證。未。有。不。與。痰。為。緣。者。人。身。之。氣。以。運。血。人。身。之。血。即。以。載。氣。血。少。則。氣。多。不。能。載。之。壅。於。內。而。為。熱。熱。則。水。津。被。灼。煎。熬。成。痰。是。以。火。旺。則。痰。盛。痰。盛。則。滯。氣。之。往。來。氣。阻。則。壅。積。而。益。生。其。熱。故。痰。甚。而。火。益。旺。此。時。補。虛。則。

助邪。此時逐邪則重虛。是惟攻補兼用。庶幾兩得其治。先用十藥。神書消化丸。臨臥用飴糖拌吞。以攻其實。即噙化太平丸。以補之。攻補兼施。為除暴安良之妙法。時醫但事滋補。豈不誤了。多人若病家兢業。不敢用消化丸者。可用二陳湯以和解之。二陳降氣利水。為祛痰通劑。若欲兼利肺氣。加杏仁。蘇子。桑皮。欬逆倚息不得臥者。為水飲沖肺。肺葉不得下降。加葶藶。大棗。若火甚者。加瓜霜。黃芩。老連。火輕者。加寸冬。知母。兼理風寒。加柴胡。荆芥。防風。兼理血分。加當歸。白芍。丹皮。桃仁。上方皆是去實痰之治法。又有虛痰。乃肺經陰虛。燥氣生痰。粘着喉間。滯澀聲。

音喘欬發熱脈細數者。不宜滲利。再傷水津。但宜滋潤以生津。津生則痰豁。宜保和湯。清燥救肺湯。紫苑散。如喉中有痰核氣。核哽塞不得吞吐者。為梅核證。乃心火凝痰。宜豁痰丸。加大力子。香蘇飲。加桔梗枳殼。尖貝雲苓。旋覆甘草。亦治之。又有胃中痰氣動膈證。見胸脇逆滿。欬喘噦呃者。失血家往往有之。宜用礞石滾痰丸治之。若胃中氣虛。挾痰飲者。宜旋覆代赭石湯兼治血分。則加當歸白芍。蘇木兼治火熱。則加寸冬。枯苓。噦呃詳六卷。茲論痰欬未及備載。痰欬之證。又有肝氣上逆。干犯肺經。挾痰滯氣。以致欬嗽。其證口苦頭痛。煩赤多怒。兩脇作痛。宜溫

膽湯加青皮白芥柴胡炒梔若肝火橫決怒逆者加薑黃太黃。若肝經虛火鬱而生痰宜用丹梔逍遙散加龍骨牡蠣阿膠貝母。夫痰飲之病其標在肺其本在腎腎水上泛是為痰飲痰飲沖肺乃生欬嗽故治痰飲以腎為主腎經陽虛不能鎮水水氣泛上振寒喘欬者用真武湯加細辛乾薑五味若腎水因寒而動上凌心火心悸喘欬虛陽上浮咽痛而熱宜用苓桂木甘湯加細辛五味溫寒利水然此乃單為痰飲立法血家陰虛陽亢多忌剛燥往往以此等藥劑為忌即係腎陽不能化水以致便短喘欬痰飲上千亦只宜腎氣丸從陰化陽溫而不烈此方自

宋元來莫不珍為至寶。謂失血虛癆。上熱下寒。陽浮於外。陰孤於內。惟此方引陽入陰。用藥神妙。顧腎陽虛浮者。此方誠為至寶。若腎陰虛浮者。此方又非所宜。夫失血之人。浮熱昏煩。痰喘欬嗽。多是真陰內虛。陽無所守。究陽之所以不守。實由陰虛使然。非陽虛也。徑投此方。陰未生而陽愈亢。名為以陽生陰。實則以陽促陰也。如果上熱下寒。外陽內陰之證。則尺脈必微弱。大小便必澹泄。手足必清冷。即渴欲飲。亦是飲一溲二。乃用此方。最為神效。設純是陰虛。則此方又不宜用。即欲以陽生陰。亦只可少用桂附。以反佐之。如滋腎丸。知柏各五錢。而桂只五分。借

以從陽引陰耳。豈可多用桂附而助陽以敵陰哉。若是腎中陰虛火上水升凝滯為痰。則宜豬苓湯主之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旋覆阿膠杏仁蛤蚧牛膝亦仲景豬苓湯意。而滋補之功尤多。參看咯血門更詳。

一氣欬無痰無血。但是氣噎作欬。乃失血家真陰虛損。以致肺氣不斂。腎氣不納。其病至重。最為難治。審其由肺氣不斂者。其人不能仰臥。臥則氣逆而欬。欬則心下扇動。或肺葉偏枯。則側卧一邊翻身則欬不休。俱宜用清燥救肺湯。加百合五味。琥珀鍾乳石。以鎮補肺。金得保養。則能覆下收斂。而氣自不欬。審

其由腎氣不納者。其人短氣喘息。陰火上衝。兩額發赤。咽喉不利。仲景謂失血脈數。發熱而欬者不治。即謂此陽不附陰。氣不歸元之重證。六味丸加沉香。五味寸冬。磁石以滋補鎮納之。使氣既吸引歸腎。而腎水滋生。又有以封鎖其氣。則氣自不欬逆矣。或用腎氣丸加寸冬。五味牛膝。借桂附以引氣歸元。陳脩園謂肺腎不交。水天俱虛。用二加龍骨湯加阿膠。寸冬。五味。予按腎氣丸二加龍骨湯。皆是腎陽虛。肺陰虛。上熱下寒之治法也。若肺腎之陽俱虛。元氣不支。喘息困憊者。則宜用保元湯加五味。上二方又不恰切。若肺腎之陰俱虛者。上三方均不中肯。失

血家氣喘欬逆者。多是陰虛氣生於腎。而主於肺。肺陰足則氣道潤。而不滯。腎陰足則氣根蓄。而內涵。惟肺陰不足。是以氣燥而欬。腎陰不足。是以氣浮而欬。此乃肺腎陰虛不交之證。治宜參麥地黃湯。及三才湯。以滋二臟之陰。納肺氣。則加百合五味。鍾乳石。納腎氣。則加磁石沉香五味。此外又有衝氣上逆之治法。說詳吐血及六卷欬嗽門。

一骨蒸欬失血證。久欬不止。發熱盜汗。世謂之骨蒸勞欬。乃肝之血分。夾有瘀滯癥結。則肝氣鬱而不和。肝寄相火。肝氣即相火也。相火內行三焦。外行腠理。血分無瘀滯。則腠理無阻。是以

相火往來溫養肌肉而不遏抑。故肌肉不寒冷。相火溫之也。而亦不發熱。相火不遏鬱之故也。觀婦人經水不調。每遇行經必發寒熱。為血分瘀滯所致。則知失血骨蒸。為血分瘀滯鬱遏相火而使然也。小柴胡湯清理之。若延日既久發熱。效嗽不止。恐成癆瘵者。用團魚丸疎理肺氣。滋利肝血。攻補兼用。方法最善。一癆蟲欬。心中鬱鬱微煩。面色乍赤乍白。喉中癢不可耐。咳嗽不止。不知香臭。宜用月華丸調肺殺蟲治之。究蟲之生。乃由瘀血停聚。熱蒸濕腐。又被肝風扇動。是以化生癆蟲。既變成蟲。則從蟲治之。而亦須兼去瘀血。以除其根。清濕熱。以滌其源。息風

木以靖其機。聚毒藥以殺其類。此方數法兼備。於治癆蟲已得大概。另詳癆蟲門。參看自知。

又有肺癆。欬嗽吐膿血者。另詳吐膿門。

又有食積之火。沖肺作欬。其火多在五更。流入肺中而欬。此病不關血分。然虛人往往有之。隨用小柴胡。逍遙散。加山查。神曲。麥芽。萊菔子。炒梔子。冬。黃昏。欬嗽。為陽將入陰。浮火不能內欬。入肺而欬。且用五味子。川蚊蛤。兜鈴等治之。

其餘雜病。欬嗽。不關血證者。自有方書可查。茲不具論。

鼻衄

鼻為肺竅。鼻根上接太陽經脈。鼻孔下夾陽明經脈。內通於肺。以司呼吸。乃清虛之道。與天地相通之門戶。宜通不宜塞。宜息不宜喘。宜出氣不宜出血者也。今乃衄血何哉。金匱謂熱傷陽絡。則衄血。熱傷陰絡。則便血。陰絡者。謂軀殼之內。臟腑膜油之脈絡。內近腸胃。故主便血。陽絡者。謂軀殼之外。肌肉皮膚。脈絡之血。從陽分循經而上。則干清道而為衄也。然則陽絡者。太陽陽明之絡脈也。蓋太陽陽明統主人身軀殼之外。陽絡之血傷。

於太陽者。由背上循經脈。至鼻為衄。仲景所謂春夏發太陽者是也。傷於陽明者。由胸而上。循經至鼻。仲景所謂秋冬發陽明者是也。今分兩條論之。

太陽王開。春夏陽氣本應開發。若一鬱閉。則邪氣壅而為衄。其證鼻塞。頭痛。寒熱昏憤。或由素有鬱熱。應春夏開發之令而動。或由風瘟者。疫攻發而動。又有傷寒失汗。邪無出路。因由血分洩而為衄。此名紅汗。乃邪欲自愈。醫者不可不知。然即紅汗論之。可知太陽之氣不得洩於皮毛。則發為紅汗。即可知太陽之熱不得越於外者。必逼而為鼻衄也。皮毛者肺之合。太陽之

氣外主皮毛。內合於肺。鼻又為肺之竅。欲治太陽之衄者。必以治肺為主。觀傷寒論。治太陽用麻杏理肺。則知治肺即治太陽矣。法宜清瀉肺火。疎利肺氣。肺氣清則太陽之氣自清。而衄不作矣。風寒外來。皮毛洒淅無汗者。麻黃人參芍藥湯。如肺火壅盛。頭昏痛氣喘脈滑大數實者。人參瀉肺湯。加荊芥粉。葛蒲黃。茅根。生地。童便。人衄血虛。用丹溪止衄散。加茅花。黃芩。荊芥。杏仁。以上數方。鼻塞者俱加麝香。黃連。蓋風寒雜證。鼻塞多是外寒閉之。此證鼻塞者尤多。乃是內火壅之。如用羌活則鼻愈塞矣。故用黃連麝香以開火之閉。衄血既止宜多服止衄散原方。

及六味地黃湯以收功。又有腎經虛火浮游上行。干督脈經。而
衄血者。必見腰痛項脊痛。頭昏足厥冷等證。所以然者。腎經虛
火上行故也。宜用止衄散去黃芪。加碎補牛膝續斷粉葛鹿角
尖童便元參治之。蓋督脈麗於太陽。故以治太陽者兼治督脈。
亦猶衝脈麗於陽明。而以治陽明者兼治衝脈也。太陽為少血
之經。督脈乃命元之主。其血均不可損。衄止後。即宜用地黃湯
加天冬阿膠血餘五味以補之。

陽明主闔。秋冬陰氣本應收斂。若有燥火傷其脈絡。熱氣浮越。
失其主闔之令。逼血上行。循經脈而出於鼻。其證口渴氣喘鼻

塞孔乾。目眩發熱。或由酒火。或由六氣之感。總是陽明燥氣。合邪而致衄血。蓋陽明本氣原燥。病入此經。無不化而為燥。治法總以平燥氣為主。瀉心湯加生地花粉枳殼白芍甘草。或用犀角地黃湯加黃芩升麻大解熱毒。鼻衄止後宜用玉女煎加蒲黃以滋降之。再用甘露飲多服以調養之。肆飲梨膠藕汁萊菔汁白蜜等皆與病宜。

以上兩條治法各異。然鼻總係肺經之竅。血總係肝經所屬。故凡衄家目必昏黃。仲景云。目黃者衄未止。目了慧者其衄已止。以肝開竅於目。血擾肝經。故目黃也。治宜和肝。而其血犯肺竅。

出又宜和肺。今且不問春夏不分。秋冬總以調治肝肺為主。生地黃湯治之。服後衄止。再服地骨皮散以滋之。蓋不獨衄血宜治肝肺。即一切吐咯亦無不當治肝肺也。肝主血。肺主氣。治血者必調氣。舍肝肺而何所從事哉。

又凡衄血久而不止。去血太多。熱隨血減。氣亦隨血亡矣。此如刀傷血出不止。則氣亦隨亡。而血盡則死也。急用獨參湯救之。手足冷氣喘促。再加附子以引氣歸根。如其人鼻口黑黯。面目茄色。乃血乘肺臟之危候。緩則不救。二味參蘇引治之。此等危證在所不治。用參蘇飲亦理應如是救濟耳。其效與否。非敢期。

必。

按病在腸胃者藥到速病在經脈者藥到緩衄血病在經脈兼用外治法亦能取急效用十灰散塞鼻並吞咽十灰散為極穩妥或用人爪甲煨為末吹鼻止衄或用壁錢窠塞鼻取其脈絡以維護之龍骨吹鼻能乾結血孔免衄白礬吹鼻性走竅截血醋和土敷陰囊囊為肝所屬肝主血敷囊以收斂肝氣則肝血自止上病取下治尤有理蟬血滴鼻中鼈血點鼻溫水浸足使熱氣下引相病人中指用濕紙貼腦頂熨斗熨紙令乾乃湯熨取火之法數者或效或不效備錄其方以資採擇。

衄家不可發汗。汗則額陷。仲景已有明禁。以此例推。可知一切血證。均不宜發汗。醫者慎之。

雖與吐衄諸證不同。然其為血一也。宜參看各門。庶治之百不失一。

腦衄

腦衄者。口鼻俱出血也。乃鼻衄血多。溢從口出。非別有一道來血也。亦非真從腦髓中來。此不過甚言鼻衄之重。而因名之曰腦衄耳。蓋吐血多者。血每滄入鼻中。故衄血多者。血亦溢入口。

中。治法用白紙摺十餘疊。打濕貼腦頂。用熨斗熨令熱氣蒸騰。其衄自止。此乃因腦衄之名。望文生義。而出熨腦止衄之法。非探本之治。故有效有不效。其實腦衄。只鼻衄之甚者耳。宜照鼻衄分經用藥。斯不致循名失實。

腦衄治法與鼻衄同。但腦衄出血既多。易成虛證。宜參蘇引用。人參以補之用。蘇木以行之。如衄甚不止。身熱脈浮。喘促足厥者。乃氣隨血洩。陰脫陽亡。危急之候也。宜獨參湯加附子稠煎。服後得睡。汗不出。熱稍退。氣稍息。則命根乃定。此等虛脫之證。血家最少。而最危。勿因其少。而誤用涼瀉。

目衄

白珠黑珠均無出血之竅。目下眼皮只有淚竅。乃陽明經脈所貫注。春秋傳稱蔡哀侯之淚盡。繼之以血。則是血從淚竅出也。陽明脈起於承泣穴。淚竅出血。乃陽明燥熱所攻發。犀角地黃湯加歸尾赤芍銀花白芷粉葛牛膝石膏草稍治之。如風熱重。大便閉者。通脾瀉胃湯治之。陽明之脈繞絡於目。故凡治目多治陽明。吾嘗觀審視瑤函外障目翳諸方。共一百零。而用大黃者七十餘方。可知瀉陽明胃經之熱。是治目疾一大法門。治目

衄者可以類推。凡白虎湯。甘露飲。玉女煎均治陽明方。醫者審虛實先後而用之。罔不奏效。

夫目雖陽明經所屬。而實肝所開之竅也。血又肝之所主。故治目衄。肝經又為要務。地骨皮散。加柴胡。炒梔。益母草。及丹梔。逍遙散。治之。謹按病發於肝者。多是怒逆之氣。火耳鳴。口苦。胸脇刺痛。宜從肝治之。可用上二方。及當歸。蘆薈丸。龍膽瀉肝湯。治之。病發陽明者。發熱。口渴。目乾。鼻乾。大便燥結。宜從陽明法治之。

小眼角。乃少陽經脈所絡。原無出血之竅。少陽相火。隨經脈而

出沖動肝經血分則生血筋竄入瞳珠及努肉長出亦能流血。但不多耳。宜小柴胡加青皮歸當紅花膽草丹皮外用杏仁白礬銅礫點之。

大眼角乃太陽經脈所絡名精明穴。太陽氣血充足眼角內結赤肉如珠。有大眼角內不起肉珠者乃太陽之氣不足故也。太陽經有風熱則大眼角生血筋努肉。或微滲血點。外治總以血筋努肉之法治之內服防風通聖散去麻黃大黃芒硝再服防風歸芎湯調之。點藥如上。

以上兩條均非目翳正病。以其起血筋亦係血分為病。故兼及

之此書為血說法。其有目疾膜翳等項。均有眼科專書。儘多可採。茲不具論。

耳聾

耳中出血。謂之耳聾。腎開竅於耳。而腎脈却不能上頭。腎與心交。假心之府。小腸之脈。上貫於耳。為司聽之神。所居其形如珠。皮膜包裹。真水。是為神之所出。聲之所入。內通於腦。為空虛之府。他物不得而擾之。即或腎虛。陰火上衝。則為耳鳴。神水不足。則為耳聾。亦斷無血從此出者。其有血從耳出者。則以足少陽

膽脈繞耳前後。手少陽三焦之脈入耳。相火旺。挾肝氣上逆。及小腸相火內動。因得挾血妄行。或因瘟疫躁怒。火氣橫行。肆走空竅。蚋出於耳。總係實邪。不關虛勞。治法總宜治三焦。膽肝與小腸經。自無不愈。小柴胡湯加五淋散。統治之。分治肝膽宜龍膽瀉肝湯。治三焦柴胡梅連散。治小腸宜導赤散。加黃芩黃連薄荷川芎。三經皆司相火。治法大抵相同。愈後皆宜多服六味地黃湯。補水濟火。

外治法。用十灰散吹耳中。麝香龍骨末和吹耳中。壁錢窠燒灰吹入燕窠坭塗耳前後。

齒 衄

齒雖屬腎。而滿口之中。皆屬於胃。以口乃胃之門戶故也。牙牀尤為胃經脈絡所繞。故凡衄血。皆是胃火上炎。血隨火動。治法總以清理胃火為主。

胃中實火。口渴齟腫。發熱便閉。脈洪數者。通脾瀉胃湯。加蒲黃。藕節治之。如大便不閉者。不須下利。但用清涼解之。犀角地黃湯。加梔根。貫仲。枳殼。萊菔汁。

胃中虛火。口燥齟糜。脈細數。血不足者。宜甘露飲。加蒲黃以

止。取玉女煎引胃火以下行。兼滋其陰。

以上兩條所論齒衄虛實二證均屬於火。有火中挾風者宜加防風白芷。火中挾濕者宜加防己木通。

亦有腎虛火旺。齒豁血滲。以及睡則流血。醒則血止者。皆陰虛血不藏之故。統以六味地黃湯加牛膝二冬。碎補蒲黃。上盛下虛。火不歸元。尺脈微弱。寸脈浮大者。加桂附。

外治之法。宜用冷水嗽口。取血遇冷則凝之義。醋嗽。取酸以收之之義。百草霜。糝。千灰。散。糝。取血見黑則止。亦以清降其火。火降則血降也。枯礬。五倍子。蚯蚓。同為末。糝。更能固牙。

舌 衄

舌乃心之苗。觀小兒吐舌弄舌。木舌重舌。皆以去心經風火為主。則知舌衄皆是心火亢盛。血為熱逼而滲出也。治法總宜清澁。心火導赤飲。如老連大力連翹蒲黃牛膝元參治之。舌腫脹衄血多者。為火太盛。瀉心湯主之。心煩神昏者。安神丸。如童便血餘灰治之。夫舌雖心之苗。然口乃胃之門戶。舌在口中。胃火薰之。亦能出血。大便秘者。玉燭散加銀花治之。口渴兼發熱者。竹葉石膏湯加蒲黃藕節治之。舌本乃肝脈所絡。舌下滲血。肝

之邪熱。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炒梔丹皮牛膝赤苓。重則宜用當歸蘆薈丸。龍膽瀉肝湯。益舌衄雖同。而此外所見之證。必顯有分別。故分心胃肝三經治之。非強為區別也。

外治之法。與齒衄同。

大衄

大衄者。九竅出血之名也。此非疫癘。即中大毒。人身止此九竅。而九竅皆亂。危亡之證。法在不治。惟有猝然驚恐。而九竅出血者。可用硃砂安神丸。加髮灰治之。

零腥

零腥者。吐出星點。黃白色。細如米粟。大如豆粒。氣極腥臭。雜在
凝唾之中。而非凝唾。乃吐血之後。血分瘀熱所化。或未吐血之
前。血分之熱。化為星點。先吐星點。後乃吐血。總係血分瘀熱。變
化而成。治宜清熱化血。降氣消痰。以其似痰。必假痰氣而生。故
也。在未吐血之前。而見零腥者。總以降氣消痰為主。蓋此時血
尚未動。但當治其氣分。氣分清而零腥自除。豁痰丸治之。小柴
胡湯亦治之。在既吐血之後。而見零腥者。總以清熱化血為主。

以其在吐血之後。乃瘀血壅熱而出。故宜兼治瘀血。太平丸治之。生地黃散亦治之。此證古書不載。吾臨證往往遇之。因撰其名而論列之。以補血證之缺。

吐膿

膿者。血之變也。血不阻氣。氣不戰血。則血氣調和。瘡癤不生。血滯氣則凝結。為痛。氣蒸血則腐化。成膿。軀壳外者易治。至於吐膿。則出於臟腑之內。其證最危。在中焦以下。則便膿。在中焦以上。則吐膿。夫人身之氣。乃水所化。氣即水也。故血得氣之變。蒸

亦化而為水。水不名曰水而名曰膿者。以其本係血質。雖化為水而較水更濃也。當其未化則仍是血。消瘀則膿自不生。及其既化則同於水。逐水則膿自排去。

一肺癰。乳上第三根肋骨間名肺募穴。隱隱疼痛。食豆而香。是癰將成。仲景云。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時吐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謂重者肺壞而死。若肺不壞。亦有可救。故仲景又曰。口中辟辟燥。欬胸中隱隱作痛。脈數而實。喘不得臥。鼻塞不聞香臭者。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吐膿如米粥者。甘桔

湯主之。仲景此論。非謂除此二方。別無治法。不過分別未成膿者。當瀉實。已成膿者。當開結。指示兩條門徑。使人知所從事。且曰。以此湯主之。明明有加減之法。見於言外。余因即瀉實開結二義。推而廣之。其未成膿者。用通竅活血湯。加麻黃杏仁石膏甘草。從表以瀉之。無表證者。用人參瀉肺湯。加葶藶大棗。從裡以瀉之。如病勢猛勇。急須外攘內除。則用防風通聖散。三方力量雄厚於仲景瀉實之法。庶盡其量。如識力不及。只用甘桔湯。加荊芥薄荷杏仁黃芩。亦許免疚。然而無功。其已成膿者。急須將膿涂去。高者越之。使從口出。用千金葶藶湯。或用瓜蒂散。加

冬瓜仁桃仁苡仁枵子。或用白散加黃連瓜萋。皆取在膈上則吐。使膿速去。以免久延為患。白散尤能吐能下。加升麻鬱金以助其吐下之機。再加黃芩瓜萋以解其火更善。如只須下瀉。不宜涌吐。則合甘桔瀉肺二湯。再加赤豆牙苡仁防己瓜萋杏仁。知母枳殼使從下降。或用桔梗甯肺湯補瀉兼行。如此則於仲景開結之法。庶盡其妙。惟收口之法。仲景未言。然亦可以義例求也。諸瘡生肌皆用溫補。肺為金臟。溫則助火刑金。只宜清斂。以助金令。使金氣足而肺自生。人參清肺湯治之後。服清燥救肺湯以收功。

一脾胃癰與肺癰治法畧同。但肺癰多由外感風邪而成。故有發表之法。脾胃癰則由濕熱酒毒七情之火內蘊而成。故無發表之法。胃癰初起。中腕穴在臍上四寸。必隱隱作痛。脾癰初起。章門穴在臍上二寸。旁開六寸。必隱隱作痛。二病皆食豆而香。其證寒熱如瘡。皮膚甲錯。腹滿咽乾。治宜攻熱下血。熱去而血不停。更從何地釀為癰膿哉。故凡內癰膿未成者。以奪去瘀熱為主。丹皮湯治之。膿已成者。以排膿為主。膿即水也。逐水即是排膿。赤豆苡仁湯治之。膿血既去之後。則臟腑空虛。見火象者。人參固本湯。加黃芪茯苓。以清補之。若現虛寒之象。則用六君。

子湯加黃芪當歸煨姜以溫補之。方外有方視其所兼之證。隨宜用之。筆楮難盡。

此外如胸背腰脇肝膈大小腸凡有瘀熱壅血均能成癰。總以丹湯主之。近上焦者去芒硝加葶藶黃芪桔梗荊芥甘草。中下焦者加薑黃。餘詳便膿門。

此書原專論血證。所以兼及內癰者。以癰膿之病皆由血積而成。知血之變癰膿。即可知血之能為乾血。能變癆蟲。知內癰之生寒熱。即可知血證之鬱熱矣。但癰膿之證係血家實積。與失血虛證有異。然不以此反觀合勘。亦無以盡血證之情偽。